

《雪國再見》

第一章 雪之國

星期天的早上馬賴帶著部落七、八個青年人衝進了高山派出所。

原本值勤的副所長正躺在備勤室的床上做他的春秋大夢，馬賴搖了搖副所長，副所長勉強的睜開眼睛看著一群包圍著他的人，他用不耐煩的語氣說。

「幹什麼那麼多人！沒看到我在睡覺嗎！」

「副座！我們有話跟你說。」

三十幾歲的副所長穿著內衣打著哈欠一臉不高興。

「不是說過有人打架不要報案嗎，你們自己找村長、幹事解決就好了。」

副所長起身坐在床沿態度顯得有一點生氣，他嘴裡喃喃地的抱怨這個山地部部落芝麻綠豆的小事都要找他。

一群人擠滿了小小的備勤室，馬賴拿起手上的紙張對著副所長宣讀起來，馬賴語氣平和的唸著他手中的字句，他不斷提醒坐在床邊的副所長。

「副座！經過部落議會一致通過，決定要解放你們這間派出所！」

一臉睡意的副所長根本沒注意聽馬賴的內容，馬上打斷他的話。

「什麼！什麼村民會議什麼東東，開會是村幹事的事你讀過那麼多書還要我教，通通出去。」

顯然這個剛睡醒的副座還搞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馬賴不厭其煩的再一次解釋給他聽。

「解放就是說我們接收了派出所！由部落管理！」

副所長突然放聲大笑，笑到雙腳無力眼淚噴出來；圍在一旁的部落青年看到副所長的舉動也跟著笑了起來，馬賴用銳利的眼神回瞪了青年一眼，青年人立刻收起笑容板起臉孔。

副所長站起來要離開房間，馬賴擋住了他的去路，副所長走不出房間開始有一些腦羞成怒。

「幹什麼想造反啊！」

一群人表情嚴肅沒有說話，副所長提高聲音破口大罵馬賴，他做了一個掏槍的動作才發現他的配槍還鎖在槍櫃裡面，這時候勢單力薄的他只能不斷的咆哮想衝出房間，門口被身材壯碩的青年人佔據。

「相不相信我把你們全部關起來！」

馬賴用一貫平穩的語調對副所長說著。

「我以馬告自治政府議長身分保證你可以選擇自由離開或加入我們，我們將接管這個地方。」

副所長大聲咆哮用不堪入耳的三字經嚴厲的口氣辱罵馬賴，被髒話辱罵的馬賴也開始生氣的大聲跟副所長對罵。

「身為公部門的派出所到底對部落有什麼貢獻，每次颱風來襲災害發生的時

候，你們都做了什麼救人了沒有，派出所關得比監獄還堅固進都進不來，部落的派出所所有跟沒有是一樣的。」

副所長氣的臉紅脖子粗雙手發抖不知道怎麼去辯駁馬賴的話，這是他當警察以來感覺到最無力的一次，他的話像棉花糖一樣無力還被人家嘲諷。

副所長把槍彈帶齊打包在袋子裡鎖上了派出所騎上摩托車穿著一條白色的內衣往山下的方向去，一路上颱風夾帶土石流造成道路整個柔腸寸斷，他乾脆丟下摩托車狼狽的翻過土石流區域走路下山。

馬告部落位在山幅分布極寬的雪白山脈、旁邊有棲蘭山脈、達觀山脈、插天山脈，自南而北有四條平行山脈圍繞而成，高度都在一、〇〇〇公尺至二、〇〇〇公尺以上。

馬告部落是屬於典型的泰雅族山地部落，其中地形起伏頗大，有沖積扇的河階台地地形也有陡峭的岩壁地形，有一百多戶人家老人小孩人數加加起來不過兩百多人。

仲夏夜晚強烈颱風侵襲了馬告部落，強風夾帶豪雨開始肆虐了整個部落，部落旁的溪水暴漲發出了巨大石頭撞擊的隆隆聲響，一整晚山區進入了暴風雨的侵襲，凌晨兩點部落所有電力無預警的全部中斷。

兩點十五分，住在上部部落的瓦旦一頭衝進馬賴的家裡，他臉色蒼白全身還不斷顫抖口齒不清的連話都說不清楚，顯然他受到了極大的驚嚇，他不斷的重覆說著一樣話。

「下來了，全部下來了，來不及了。」

馬賴不斷搖他說，你講清楚是怎麼回事，瓦旦全身淋濕整個人癱軟在地上不斷抽蓄哭泣喃喃地重覆。

「土石流下來了，全部下來了，來不及了。」

馬賴直覺上部部落一定出事了，立刻在強風豪雨中召集數十位青壯族人衝往上部部落搶救，就在大隊人馬還沒有到上部部落就被眼前的景象嚇壞了，手電筒照到的地方是一整片滾滾的泥流，一行人愣在原地上部落的幾十戶人家全部不見了。

開始有人呼喊上部部落親人的名字，不管全部的人如何歇斯底里叫喊，弱小聲音最後都被怒吼的泥流淹沒，他們在風雨中聲嘶力竭的呼喊到天亮，一整晚沒有人走到上部部落。

馬賴衝到了派出所請派出所緊急聯絡公部門請求救援行動。

派出所卻大門深鎖，馬賴敲了很久的門副所長才來開門，開門時還發了一頓牢騷，馬賴劈頭就要副所長緊急聯絡山下的救援系統上山救人，副所長說現在是颱風天通訊全部都斷掉了他無能為力。

「衛星電話呢，不是說有衛星電話可以緊急使用嗎。」

副所長雙手一攤，那個東西只有所長知道放在哪裡，他現在在休假我也不知道收在哪裡。

「那就找出來啊！」

副所長有點不高興立刻反擊說。

「你說找就找啊，你是哪一個單位的長官。」

「有很緊急的事要聯絡請山下的人來救我們，上部落整個被土石埋掉了。」

副所長只是顧左右而言他，他穿著內衣腰斜掛著手槍雙手插腰，一副莫可奈何的表情，馬賴氣得雙手顫抖掉頭離去。

這次颱風重創了泰岡溪沿岸的部落，馬賴派出去求救的人都半路折返，不是河水太大就是崩壁太長了。

三天的黃金救援時間過去了，馬賴還是帶著族人用徒手挖掘土石淹沒的區域，族人眼淚乾了聲音也啞了，最後在部落長老齊聚在土石流的淹沒區，依照基督教會的儀式說著泰雅族的安靈詞後，讓還埋在土裡族人的靈魂安息。

這時候遠方有一架直昇機從山下往部落上方飛來，很多族人都向直昇機揮手求救，有人燃燒東西讓濃煙直竄雲霄吸引注意，直昇機在山頂盤旋之後又往山下飛去，在場的人有人掩面痛哭，有人則破口大罵。

颱風過去一星期了，馬告部落儼然成了雪山山脈的孤島。

馬賴又到派出所找副所長幫忙，副所長看到馬賴態度冷淡。

「副座、你是公部門可不可以請你下山求救，我們這裡老人跟小孩就快撐不下去了，我們需要山下的物資醫療援助。」

副所長坐在椅子上搖扇子態度悠閒慢慢的說。

「村長我不是不幫忙，按規定我們所裡要有一個人留守，這裡面有手槍子彈通訊器材很重要，要是東西丟了我可承擔不起。」

馬賴看不過去他一副無關緊要的樣子，口氣近似咆哮的對著副所長說。

「副座！這些東西有比村民的命還重要嗎，你們的職責不就是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嗎，你在警校應該都有學過啊。」

「馬賴你不要跟我講這個，這個我比你還懂，現在我的任務就是留守在這裡等上級指示。」

說完副所長轉頭離去，馬賴無奈的走回村辦公室，許多人看見馬賴走回來便衝上前，馬賴只是搖搖頭沒有講話，其中一個人對著馬賴咆嘯說，乾脆我回家拿我的獵槍把他幹掉，有這樣的人民保姆有跟沒有兩樣，馬賴安撫他說這樣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我們再想別的辦法設法先跟山下取得聯繫。

馬賴找了村幹事達袞商量事情，決定自力救濟規劃災後重建部落的事情，他先召集了全部落年長的意見領袖，在年長的長老同意下決定恢復早期部落的共有制度（註一），把臨近分散的部落先整合起來，不再被動等待山下的救援物資到來先自救救人。

（註一：早期泰雅族之生計活動是男耕獵、女耕織。農業生產採用山田燒墾的作物為主食如小米、旱稻、甘薯、芋頭等，也生產副食的蔬果豆類，通常男子負責砍伐及焚燒林木整地，圍柵等粗重的工作，婦女則負責種植及日常的除草照顧，收穫由男女合作完成。

泰雅男子在田園開闢的工作完成後，大部份時間是花費在山林中狩獵尤其是秋冬季，而婦女要參與農事家務、紡紗、織布等重要的工作，因此在男女工作是

採分工制度女性主管農耕與織布，而男性除了粗重的農事，狩獵和戰鬥則是責任與本份。)

起先在馬賴跟族裡長老的帶領下，原本部落低迷沮喪的氣氛起了微妙的變化，他們以戶為單位每戶提供可勞力的人從事指定的工作，在國小成立了由婦女組成的中央廚房及醫療中心照顧老人小孩，成年人出外找尋食物及乾淨的水源，全部落都參與勞動分配工作，像是以前的 gaga 制度（註二）。

（註二：泰雅族早期社會制度，每一個部落都是以一個共祭祀團體的 gaga 為基礎，每個部落都有 gaga 的組織存在，因為泰雅人相信只有聚集同 gaga 的共同活動，然後才能獲得生活上的保障。

Gaga 的性質與教會教區初期的性質有點類似，但有更強烈的封閉性格。事實上，近幾年 gaga 的組織日漸式微之後，取而代之的「新祭團」或「共同團體」便是由教會組織共同參加，此種組織頗能代替 gaga 的互助合作精神，且其作用遠較以村為單位的行政組織為大。)

這時候部落最閒的就是派出所的副所長，當接近中午傍晚的時候他就騎摩托車出現在國小，還沒等到所有食物煮好就拿著碗筷吃起來，有時候還挑剔菜色不好，立刻召來所有人的白眼。

有一天村幹事達哀來找馬賴，帶了一紙他擬好部落重建計畫的公文，馬賴沒有專心的看裡面的內容就還給了村幹事，他知道這紙公文根本緩不濟急，當路通了之後村幹事送到鄉公所之後轉縣政府，縣政府再轉中央，中央再轉原住民委員會，原民會在交縣政府，縣政府再交鄉公所，鄉公所交村幹事，公文旅行了半年之後得到的答覆是。

「本年度預算經費已用罄！無特別預算。」

村幹事就把公文整齊的歸檔，早一步直昇機也空投完泡麵任務圓滿達成，似乎每一年的颱風過後始終上演這樣的戲碼。

馬賴正在跟幾個長老嚴肅的交談著事情，村幹事嗅出了一點不尋常的味道。

村幹事一直打斷他們談話，不斷提醒馬賴這樣是不合體制，會對部落帶來大災難的。

馬賴說，什麼是體制？四百年前清朝人來了，說我們是天朝之外的獸民，到處驅趕我們，一百多年前的一場莫名其妙的敗仗，頓時變成天皇底下的番民，通通爭先恐後肆的強取豪奪土地森林資源，昨日黃花的帝國遠去了之後，現在的新政府來了又訂了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他們真的要保留什麼嗎，看看林務局這個對生態一無所知的笨蛋，還誣賴我們把山上的動物給獵光了，最後土地真正還給我們了嗎！看看山下那些靠土地百世富貴的人，看看我們這些靠飛機送泡麵的窮光蛋。

村幹事緩頰的說沒那麼嚴重啦，政府這幾年也有訂野生動物保育法，設立國家公園達。

馬賴越說越激動他拍桌大罵達哀這個笨蛋，台灣在過去日本人、國民政府相繼砍伐森林、開闢農場、築水庫、修道路等，大自然的生態早就被破壞無遺，這

幾年來山洪暴發土石流頻繁，部落傳統領域裡面的自然生態被破壞的程度越來越嚴重，這些地方都是過去幾十年來不斷的被挑選為成立自然保護區，國家公園的地方。

有人比我們更懂得和大自然和諧共處嗎，更懂得保護大自然嗎，因為我們族群要延續命脈不就是要靠這些土地自然嗎，現在又要把我們土地劃為國家公園，處處限制我們的日常與大自然的互動，把我們硬生生的從大自然裡抽離出來，我們是在大自然裡的小偷嗎，以我們的力量足以破壞大自然的生態嗎況且我們的祖先許多珍貴的傳統生態知識，政府的長官有人重視嗎。

馬賴忿怒的神情讓在場的長老都點頭表示贊同他的講法，在場沒有個人反駁他看法，這時候其中一個長老站起來，他語重心長的說著了一段話。

他說在很久很久以前一對兄弟，從遙遠的賓斯布甘背著母親翻過司塔庫山的山頂時，那個母親手指著一處不遠的小平台說，我聞到了馬告〈山胡椒〉的味道，孩子們就是那裡了我們的新家就在那裡，在平台附近果然長滿了許多翠綠的山胡椒，兩兄弟開始在原處劈荆斬棘建立新的家園。

在場的每個人從小都聽過這個族人傳頌的故事，也都知道長老要表達的意見。

村幹事站了起來，語重心長的說他們要考慮到嚴重的後果，你們自己要負責不要連累的其他人，現在是講法治的時代這樣是違法要被判刑的，希望你們自己要三思。

這時候馬賴站起來又忍不住大聲咆哮。

達袞你口口聲聲說法，現行的法律在訂定的時候有站在我們族人的立場嗎，有詢問過我們要不要嗎？想想上一個統治者，決定要把我們抄家滅族的時候，有問過我們嗎，我們祖先用生命來抵抗他們的槍砲捍衛土地家園有錯嗎，祖先可以那麼現在我們為什麼不可以，你也是泰雅族人你可以回答我是什麼道理嗎。

馬賴與村幹事立場和意見明顯處於相左的狀態，在場大部份的長老都支持馬賴的論點，村幹事眼看逐漸高昂的分貝，他也就選擇沉默不再發言，任由馬賴一個人主導所有的會議的進行。

最後在壓倒性的表決之後，長老提供舊時記憶中的部落輪廓，社會制度，再依傳統領域劃分出整個新國家的藍圖，每個人都熱烈的參與討論，村幹事也用紙筆記錄下每個細節。

晚上國小操場上升起巨大的營火，各部落長老召集所有的族人，他們排排坐在地上，馬賴站在司令台上。

他大聲的用泰雅語說著。

我的族人們，強烈颱風已遠去，它毀壞我們的部落也帶走了我們至親的族人，我們不能悲傷，這時候我們要團結我們的心志一起渡過這個難關，今天我跟部落的長老們討論了一件重大的事，就是未來我們要回復傳統的領域傳統的生活，不再受外來政權的支配，我們有自己的 gaga 自己管理土地，也就是我們是一個新的國家。

這時候台下出現了一陣騷動，許多人都不瞭解馬賴的意思，低頭小聲的討論

著，馬賴繼續激昂的說著。

你們看這麼多天過去了，看看山下政府對我們的援助，看看那個公部門（派出所）的老大，想想上部落的許多族人還埋在土石流底下，難道我們只能坐以待斃嗎，每天等直昇機空投泡麵的時候大家相互搶成一團嗎？

我們的家園不久就要被規劃成爲國家公園，我們變成了公園人什麼是公園人就是公共場所的標本，各位族人失去了在土地森林自由行走的權力，我們還剩下什麼，我們將什麼都不是。

台下群眾開始鼓譟起來，紛紛大聲用母語喊出還我們土地，還我們族人尊嚴，建立自己的新國家，馬賴當下眼眶泛紅流下眼淚，他大生用泰雅語帶領族人吟唱祖訓，在場的人也跟著大聲附和。

在全部族人的一致同意下，決定恢復長老群組成的祭團總管所有食物分配及部落法律，婦女則負責醫療照顧及全部落統一炊事的工作。

這一夜唯一沒有到會場的只有派出所的副所長，他很早就關上門進入他甜美的夢鄉，颱風後的這段時間是他當警察以來最悠閒的時光，沒有公文沒有聯合勤務更不用大半夜站在淒冷的街頭臨檢酒駕，甚至連他最討厭的查戶口工作都沒有。

這幾天他帶著槍穿著內衣到處閒晃，偶而晃到國小吃吃婦女的豆腐，部落每個人都清楚這個副所長的底細，多年前因爲行爲不檢被震怒的分局長大筆一揮發配邊疆，部落沒有人喜歡跟這個態度輕浮不莊重的警員打交道。

這個副所長經常往上部落雜貨店跑，當然他不是查戶口或辦公，他覬覦瓦旦老婆的姿色，每次趁瓦旦下山補貨時就到店裡找她，有時候假藉說查雜貨店違法買賣煙酒，進入放置煙酒的小倉庫後對瓦旦的老婆毛手毛腳，剛開始碰碰他的小手，最後乾脆朝她的胸部摸了一把，然後露出猥褻的神情。

瓦旦老婆礙於他是警員自己對法令又不懂，一次又一次的容忍，直到有一次副所長趁著昏暗的倉庫她彎下腰抬東西，從後面一把抱住瓦旦的老婆，強行用手去揉捏她的胸部，瓦旦老婆奮力掙扎大聲呼救，嚇的副所長拉著褲帶落荒而逃。

瓦旦回來一看老婆哭的歇斯底里，問明原委後氣的他帶著刀衝向派出所找副所長理論，副所長卻一臉輕鬆的說不小心腳滑撞到他老婆的胸部，這時候所長也出來打圓場。

「瓦旦刀子先放下，這樣鬧大家都不好看。」

瓦旦仍然怒不可遏說要宰了副所長，這時候所長看情勢越來越僵，態度也開始強硬口氣變差了起來。

「你再這樣鬧我就先把你抓起來告你妨害公務，外加你的雜貨店也沒有營利事業登記證，我看先把你關起來再說。」

這時候瓦旦聽完了所長的話，愣了一下表情明顯沒有剛才激動。

所長看瓦旦情緒和緩下來，向一旁的副所長示意先離開，等副所長走出派出所，所長立刻拉了瓦旦的手走到一旁的茶几，煮了開水兩個人坐了下來。

「瓦旦，我也不是不通情理的人，大家都以和爲貴嘛，如果這件事傳出去不

要說你老婆不要做人，我看大家怎麼看你，連老婆都顧不好，想一下輕重我知道你在部落人面也很廣。」

三十多歲的瓦旦是個老實人，被所長這樣講一下皺起眉頭，一旁的茶壺水滾了所長的手沒有停止泡了一杯茶端給瓦旦。

最近上面給的壓力太大了，那個副所長有一點那個，所長用兩根手指放在太陽穴，我會多注意他的，我保證下不為例以我所長的人格保證。

瓦旦喝了茶放下茶杯，頭也不回的帶著刀離去。

不久副所長探頭探腦的走進派出所。

「所長人呢」

所長一臉不高興當場就是一頓臭罵。

「媽的王八蛋，要玩花一點錢下山玩，又可以爽又不會被人家丈夫追殺，幹！」

副所長沉著一張臉坐下來低頭喝茶，他的心裡暗是不爽決定找機會一定要好好修理一下瓦旦。

有一天終於給他逮到報復的機會，部落族人都有上山打獵的習慣，平常派出所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隨部落的人去進行傳統活動，除非是經過人家檢舉才會象徵性查一下，否則多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剛好這時候副所長無意間從一個酒醉的族人那裡聽到瓦旦將上山打獵的消息，他不動聲色心中暗自竊喜機會來了。

等瓦旦上了山之後，他就悄悄的等在瓦旦放置摩托車的地方埋伏，約莫經過了一天瓦旦終於下山，他立刻上前去攔住瓦旦，瓦旦原本不想理這個經常調戲老婆的色狼警員準備騎車離去，副所長強硬奪下他的鑰匙。

「我有駕照沒有帶在身上而已」

「給我下來背包裡面什麼東西！」

瓦旦這時候警覺到背帶下緣正滴著一滴滴的血水的背包，副所長再一次問他背袋裡面什麼東西。

瓦旦開始變得結巴起來，他想起去年隔壁部落巴杜被電視台主持人檢舉違法獵捕保育類動物的事，巴杜還被關在看守所。

「是、是、是那個山羌。」

副所長把瓦旦拉下摩托車，用無線電通報派出所派人來支援，不久所長跟另外一個警員到達，把瓦旦上了手銬帶到派出所。

在派出所副所長暗示所長把瓦旦交給他稍為處理一下，所長當然心知肚明這個副所長不過是想嚇一嚇眼前這個臉色倉白的泰雅族人，以報上次在派出所被羞辱的事。

副所長把瓦旦剛獵補來的山羌放置在桌上，拿了相機煞有其事的拍了幾張照片，他開始嚴厲的口吻訊問瓦旦。

「你的罪連你的上帝都沒有辦法救你，我問你有沒有共犯。」

瓦旦猛搖頭，副所長大聲咆哮起來。

「老實講喔，這隻是保育類的動物，不要給我裝孝ㄟ(裝傻) 沒有老實我就把

你的罪寫重一點，給你關到老。」

一旁年輕的警員看到瓦旦驚嚇的樣子差一點忍不住笑了出來。

「副座、真的沒、沒、沒有別人，是我一個人做的。」

副所長開始認真的在紙上寫道。

「犯罪嫌疑人瓦旦去打臘，臘到一個山羌（保育類動物），在產業道路路檢查貨。」

一行字歪歪斜斜，打獵寫成打臘，查獲寫成查貨，錯字連篇，他還沾沾自喜的唸了好幾遍給瓦旦聽。

這時候所長在值班台上拿起電話撥了出去。

「村長啊，有一件事很麻煩很難處理你來一下派出所好不好，對了看能不能找到那個代表也請他一起過來。」

「就是那個上部落的瓦旦嘛，被我們臨檢查到一隻保育類的山羌，對、對人還在派出所還沒有移送，你們來一下好不好。」

沒有多久村長馬賴火速的趕到，隨後鄉民代表也進來，代表一進到派出所立刻掏出香煙遞給在場的每個警員，所有的人都圍坐在茶几旁，主管泡著茶招待代表，瓦旦孤單的一個人呆坐在辦公桌旁，代表點了煙開口先說話。

「快選舉了我都快要忙死了，每天都要服務選民，我真的想下一屆休息一下不選了，不過我的個性你知道就是急公好義選民的事就是我江某人的事。」

「代表我知道你的辛苦，所以馬上通知您過來，當然我們派出所平常都受到代表你的照顧所以不要讓代表難做人。」

村長馬賴坐在旁邊聽著代表跟所長互相打官腔，看不下去忍不住問了所長。

「所長你看瓦旦的事現在怎麼處理。」

所長看了副所長一眼，副所長吸了一口煙之後說。

「我們是執法人員當然一切依法辦理，可能把案子移送地檢署。」

代表馬上插話。

「沒有那麼嚴重啦，我看只是打到一隻沒有頭的動物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我看還是研究研究一下警民一家嘛，我看這樣好啦，所長給我一個面子東西先放在這裡研究人我先帶走好不好。」

「我很為難啦，代表。」

「不然我看晚上我在富貴樓有一個飯局，所長你的人一起來我們研究一下到底是不是保育類的動物」

這時候副所長馬上插話。

「代表人是我抓的，你不要為難所長，今天你都開口了我看瓦旦的事我這裡先壓著沒問題啦。」

馬賴看著所長跟副所長兩個人一搭一唱演雙簧，簡直快氣炸了，可是瓦旦犯罪是事實，他只好在一旁看著這場不入流的戲上演。

最後由代表充當和事佬敲定擺一桌酒菜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瓦旦才從派出所走出來。

代表走出來搭著瓦旦跟馬賴的肩膀。

「剛才好險，還好我的面子夠大沒事啦。」

瓦旦緊緊握了代表的手眼淚差一點掉下來，馬賴也跟代表道謝，代表只是要笑著說以後還要靠他們幫忙。

經過這件事之後，副所長對瓦旦老婆的騷擾更加有恃無恐，好幾次趁瓦旦不在到雜貨店裡語帶威脅的說瓦旦的案子還在，不知道什麼時候想到就給它送出去

瓦旦的老婆只好隱忍副所長隨時伸出的鹹豬手，有時候乾脆想來個霸王硬上弓都被瓦旦的太太給掙脫，日子久了瓦旦的老婆終於忍不住反擊副所長一把抓住他的下體，她用力的扭捏著，然後扯下胸罩露出乳房

「來啊，你不是想要摸嗎！來啊！怎麼不敢了。」

這時候副所長臉色一陣青白痛的雙手抓住那一隻偷桃的手。

瓦旦的老婆一臉豁出去的神情，讓副所長狼狽的奪門而出，那天以後就沒有再來騷擾，副所長有色無膽的糗事很快的在部落傳開。

很多婦女也偶而在他經過時，在背後比了一個猴子偷桃的手勢消譴他。

颱風過去好幾天了，副所長也不參與部落的事務他就像是這個部落的隱形人，也沒有人搭理他，整個白天他都坐在派出所門口穿著內衣扇著扇子。

中午到了就關上派出所到國小的廚房要東西吃，沒有人用正眼看他一眼，他也不在乎他們異樣的眼光依然我行我素。

馬賴跟部落長老在召開部落會議時，便有人提議乾脆一槍解決這個副所長，但都被馬賴拒絕，馬賴知道如果殺了副所長，事情會變得更複雜，提出殺了副所長的人正是瓦旦。

瓦旦心裡很早就有殺掉副所長的計劃，颱風夜當天他知道派出所只剩下副所長留守，他決定帶著獵槍穿著雨衣趁著風雨正大時，從上部部落的雜貨店出發摸進派出所，翹開後門把正在熟睡的副所長一槍給殺了，屍體丟進山溝裡讓大水流去永遠消失在部落裡面。

沒想到瓦旦才剛出門不就身後就傳來隆隆的巨大聲響，等不及他回頭一瞬間大片的土石泥漿已經把他的雜貨店淹沒了，他想衝回家卻被土石阻斷去路，他雙腳癱軟跌坐在地上看著房子消失不見，眼淚決堤不斷哭喊孩子跟老婆的名字，連滾帶爬的衝到村長馬賴家求救。

他在失去親人之後把心中所有的怨恨都算在派出所副所長身上，瓦旦無時無刻都想殺了副所長，馬賴看出了瓦旦的恨，決定儘快讓副所長離開部落，以免橫生枝節。

被馬賴驅逐出部落的副所長花了兩天跋山涉水狼狽的到達鄉公所，他向等待在鄉公所的所長轉述部落的情形時，所長笑的腰都彎不起來，他嘲笑副所長是關在山上太多天精神錯亂了。

直到一個人的出現大家才開始認為事態嚴重，那個人正是偷跑出來的村幹事達哀，達哀把這幾天馬賴開會的計劃書全部帶來了，交給了鄉長，鄉長交給分局長，分局長層層上報到最高層。

高層看過報告之後驚覺事態嚴重，不消一天警方維安特勤小組，軍方的空降特戰旅，浩浩蕩蕩集結在鄉公所，由軍憲檢警調成立聯合的前進指揮所，廣場上排列著軍方直昇機多架，待命武裝人員共計上百人之多。

每一個單位的領導人聚集在鄉公所的會議室開會，每個人桌上擺放著鄉公所精心準備原住民特產的小點心。

會議上由下山的副所長跟村幹事向在場的各級長官陳述部落的情形，副所長表情激動的對著所有人說。

「我在留守的時候，他們像暴徒衝進來一下子，用槍架著我佔領了派出所還對我大聲說要解放派出所，我當時只有一個念頭就是跟派出所共存亡。」

事實上副所長氣憤離開的時候，還一邊走一邊罵三字經完全看不出他與派出所共存亡的決心。

與會的軍方將領一聽到解放神情凝重起來，不斷跟一旁的人交頭接耳。

「請問副所長他們的武器是什麼？」

副所長低著頭想了很久，他支支吾吾了半天。

有長的槍好像還有短槍。

「是不是衝鋒槍？」

「好像有幾隻，我那時候被他們押在小房間蒙住眼睛沒有看清楚？」

當時在派出所除了馬賴手上拿一張紙，其他人都赤手空拳，很客氣的跟他說話也並沒有為難他讓他鎖上槍櫃派出所大門後自由離去。

鄉公所的門口被大批的媒體記者擋住，外面狹小的街道排滿了許多 SNG 轉播車，每家媒體都以最快的速度連線，其中一家媒體女記者正對著攝影機鏡頭進行轉播。

「好的、好的主播我在線上。」

SNG 的女記者正在跟電視台棚內的主播在連線，當攝影機鏡頭一拉到外景女記者身上，女記者立刻用高頻的語氣看著鏡頭開始說話。

「好的，各位觀眾目前記者所在的位置在中興鄉公所外面，也就是軍憲檢警調前進指揮所外，根據稍早傳出來的消息，證實了對岸利用颱風空降解放軍到山區，大批擁有衝鋒槍、手榴彈的解放軍佔領了土場部落挾持了當地居民，也就是說土場部落目前情況非常緊急。」

這時候鏡頭突然一陣忙亂往門口照去，女記者也飛奔過去。

「好的！現在前進指揮所所有人走出來！長官！長官！部落裡面解放軍人數有多少？是不是決定要用火炮重攻擊呢？F16、幻象戰機會出動嗎？還是立刻派遣地面部隊掃蕩呢？是不是有傷亡傳出來了？」

被訪問的將領表情錯愕看著女記者之後快步衝過記者群向前奔去。

「好！看來軍警即將有大動作了，我們拭目以待，現在現場交還給主播！」

「好的！謝謝記者冒著槍林彈雨的現場連線，稍後有更精彩的畫面立刻連線給現場的記者。」

土場部落靜的好像時間停止了轉動，馬賴跟部落的長老聚集在村辦公室裡

面，部落的長老表情沉重的看著馬賴。

「馬賴，你看部落的獨立運動會不會成功！」

馬賴低頭不語，長老嘆了一口氣擔心的向馬賴說。

「部落開始分裂成好幾派了，有傳言說你會害他們全部都被國民政府殺掉！」
這時候馬賴抬起頭堅定的眼神看著窗外，長老拍拍他的肩膀安慰他。

「馬賴我知道這也許只是一種訴求，我們有辦法脫離他們獨自生活嗎！cyus
ino gaga ta tayan lga！〈我們的傳統文化社會結構還存在嗎〉」

聽完長老的話馬賴眼眶泛紅。

這個原本年輕有理想有抱負的神學士哭了，部落有大部份的人背地裡罵他王八蛋，搞什麼解放運動現在連空投泡麵的直昇機都不來了。

當初幾個在部落會議聲嘶力竭不要靠別人幫助，自己可以過以前原始生活的長老，開會的時候卻笑嘻嘻的說誤會他們的意思了，有時候政府公部門他們想幫助我們族人我們也盛情難卻。

馬賴手裡一紙馬告自治區組織章程緊緊捏在手裡。

「快！快！快！」

帶隊的指揮官命令所有武裝人員登上直昇機，直昇機螺旋槳正刮起了巨大的漩風，一架次一架次的往天空飛去。

箭頭隊形的長機越過了彎曲河流上方，熟練的開始往河谷降低高度，直昇機的駕駛並不是第一次深入雪山的土場部落，上一次他是載著官員來視導土石流的災情，當他看見底下有人揮舞求救時，他請示長官說要不要下去，高層的長官只告訴他說。

「沒有必要！」

直昇機一架接著一架降落在國小操場及平坦的小米田裡，武裝的軍警魚貫的衝出直昇機，按照原先兵棋推演的演練攻佔戰略位置，他們手上都帶著武器。

部落的族人紛紛好奇的走出屋外，看著這些人一下翻滾一下趴在地上槍口瞄準他們，好像在看電影一樣精彩，武裝的軍警不斷咆哮喝令驅趕他們往空曠的操場上集中。

全部落的人被要求蹲在地上，馬賴堅持不蹲下，其中一個看似是指揮官的男子走到他的面前。

「你就是村長馬賴嗎。」

馬賴大聲的說。

「我是馬告自治政府的議長，請你們離開我們國家正式宣告的土地，你們已經非法進入我們的土地。」

沒有等馬賴說完，兩個武裝人員很快上前架住了他，馬賴極力掙扎跟架著他的人起了肢體衝突，這時候原本蹲在地上很多族人也站起來準備聲援馬賴。

這時候槍聲響起，馬賴被槍托狠狠的敲了一下頭部當場半暈了過去，他被上了手銬拖進直昇機裡，馬賴半張著眼睛看著螺旋槳正快速的切割光影，直昇機一陣搖晃後從地面拉起飛向天際，他奮力的轉過身望向部落，司塔庫山山上的雲瀑

正越過山頂，像極了冬天山頂上出現皚皚白雪，他靠在倚背上原來從空中俯看他的國家這麼的美。

正當他閉上眼睛突然直昇機一陣劇烈的搖晃，正駕駛口氣急促的不斷透過無線電呼叫。

「我們進入了空間迷向！」

飛機還是不斷的抖動越來越厲害，原本坐在馬賴身旁的武裝人員開始驚恐的看著前方。

載著馬賴的直昇機原本越過司塔庫山山頂後往晴朗的天空飛去，就在駕駛員把直昇機拉起準備越過雲瀑時，沒想到在接觸雲瀑的邊緣時直昇機像是被磁鐵般的吸了進去，直昇機在雲霧中變得無法控制，正副駕駛驚慌失措的想要控制在漩渦裡面不斷翻滾劇烈搖晃的飛機。

第二章 異世界

盛夏的高山空氣總是透著涼意，紅檜林內十分的寧靜，匍伏在每一處的苔蘚像一條綠色的長地毯，河邊長滿了盛開的野風信子，二棵合抱起來六、七尺的大樹上長滿了紅色的蕈類。

伊娜一如往常的背著藤簍來到森林裡挖掘樹薯和野果，她的臉上紋著象徵貞潔勤勞的圖騰，部落裡許多男子對他爭相的追逐示愛。

伊娜蹲在地上認真的挖著樹薯，林子裡面原本靜的一點聲音都沒有，這時候她突然發覺草叢裡有著不尋常的動靜，她馬上抽起了隨身攜帶的小尖刀靜靜的觀察了一下，樹叢裡面一下子又恢復了平靜，她心裡想應該不是山裡面的野獸，她好奇走上前去緩慢的靠近，竟然看見一個人倒臥在地上。

伊娜看著地上這個穿著怪異的人，緊緊握著手裡的尖刀來掩飾自己恐懼與害怕，地上的人看起來受了很嚴重的傷，他的表情恍惚痛苦的呻吟著。

伊娜慢慢靠近拿起刀準備刺向地上的陌生人，陌生人奮力跳起來抓住了她奪去她的刀丟在一旁，兩個人一陣糾纏扭打，陌生人強大的力量壓制住她，伊娜被緊緊的按在地上，他們互相注視著對方眼神，伊娜不再露出敵意的眼神時，陌生人撿起了刀起身離去。

這個受傷的陌生人卻在走了二步之後由於體力不支，一陣昏眩便倒了下去，他的手扶著腹部受了很嚴重的傷。

這時候的伊娜看見陌生人倒下去，便起身撿起刀子準備往回跑，當她撿起刀子時發現這個陌生人口袋有一截奇怪的東西，她小心的把它抽起來白色的東西裡面又有一團黑黑紅紅的圖案，她從沒看過這樣的東西好奇的對著它翻來翻去。

伊娜拿著那個東西準備轉身往回走，突然倒在地上的人用微弱的聲音哀求她說。

「我好痛，請幫幫我可以送我去醫院嗎。」

伊娜嚇了一跳看著地上的人。

「我坐的飛機失事了，可以通知救難人員來救我們嗎。」

伊娜站在老遠的地方一動也不動的看著他。

「你是誰，爲什麼來我們的部落。」

倒在地上的人一聽到伊娜說的是泰雅語，馬上把原本說的國語換成了泰雅語交談。

「我叫馬賴，我是從馬告部落來的。」

「馬告？」伊娜一臉的疑惑，她從來沒有聽過馬告這個部落，馬告泰雅語裡是山胡椒，從沒有聽過有人從山胡椒部落來的。

「你趕快離開這裡，我的族人快來了，他們來了你的腦袋就會被他們割走，放在竹架上風吹日曬。」

馬賴沒有聽完伊娜說完又昏了過去，伊娜開始對眼前的這個人感到好奇，伊娜蹲下身體又從馬賴的口袋翻出了一個東西，她打開裡面看見一個人形的印在上面，嚇的她丟下手邊的東西跑到一旁。

她翻動的是馬賴皮包上的照片，伊娜從來沒看過也不知道她手中白色的東西是法院的文件，她覺得這個人有趣極了，她覺得地上這個人跟平常部落的人不一樣，她上前看了看馬賴肚子上的傷勢。

伊娜先用腳踢了踢馬賴發現馬賴還沒死，她拉著馬賴準備把他藏到小時候常跟弟弟玩耍的石洞，伊娜背著馬賴緩慢的走了一段山路，來到一處由兩堆大石塊推擠而成的天然洞穴，周圍有茂密的低矮灌木洞裡面有平坦的空間，看上去是一處很隱密的洞穴。

伊娜把馬賴拖了進去就頭也不回走了出去，在陰暗的山洞裡靜的一點聲音都沒有，沒有多久伊娜用竹筒帶來的乾淨的水，手裡一團糊狀的黏液，把它敷在馬賴腹部瘀青的傷口上，她用承水的竹筒靠近馬賴的嘴唇邊倒了一些之後才起身離開山洞回部落去。。

馬賴不知道睡了多久，恍惚間他被山洞裡的滴水聲驚醒，他看看周圍身上的傷還隱隱作痛，他發現自己竟然沒有死他靜靜的躺在地上看著洞口微微的亮光。

第二天伊娜跑到山洞來，他看見躺在地上的馬賴用腳踢了踢他，馬賴馬上驚醒過來，伊娜看著馬賴沒有死丟下手上的東西。

「吃啊！」

馬賴看了地上的東西，吃力的起身坐起撿起來，他把它放進嘴巴裡面嚼了嚼像在嚼橡皮筋，他知道這個味道是山豬肉乾，那個熟悉的味道只有在小時候家裡窮的時候，趁媽媽不注意偷偷捏了一片放進嘴裡。

馬賴邊吃邊看著眼前的伊娜心裡暗自打量著，這個臉上紋著圖騰的女孩會不會太誇張了，這個時代沒有女孩子會如此做，現在的女孩穿著大膽毫不吝嗇展露自己的身材，像她臉上紋著面又穿著古代的服飾（註二），馬賴懷疑眼前的這個女孩是不是精神有問題。

（註二：泰雅族傳統服飾爲麻紡織工藝，紡織之巧拙是評定婦女社會地位之主要標準，紡織以小幅長條狀麻布最爲精緻，色彩以，棕、黑、白爲主要色系。

)

伊娜不時噗的一聲笑了出來，她看著馬賴吃東西細嚼慢嚥的動作，讓她覺得很有趣又好笑，這時馬賴的體力似乎慢慢恢復了，食慾也好得嚇人把伊娜帶來的山豬肉都吃個精光。

馬賴吃完了肉乾拿起竹筒喝了一些水，靠在牆壁上休息了一陣子，他閉上眼睛想起直昇機快墜毀前他身旁的人打開了他的手銬，大聲的對他說飛機快靠近地面時準備往外跳，旁邊的艙門被自動打開，駕駛試圖把飛機穩住情況似乎越來越糟，他發現飛機開始翻轉失控瞬間一個巨大的吸力把他給吸了出去。

這時候伊娜把手上的東西遞給他，馬賴睜開眼睛是他的皮夾跟法院的傳票。

「謝謝！」

馬賴脫口說出國語，伊娜搖搖頭表情顯示好像她聽不懂國語，馬賴再用國語試了一遍。

「請問這裡是哪裡！」

這時候伊娜卻有點不自在然後跑了出去，馬賴在背後大聲叫喊她，馬賴起身追出去問個明白，他的傷痛的讓他又乖乖靠在地上，他只能靠在牆邊聽著洞裡面的滴水聲昏昏睡去。

第三天馬賴感覺精神好多了傷口也沒有那麼痛了，他試著站要起來走出洞外，這時候門口出現一個人影。

「你要走了嗎！」

馬賴抬頭看是伊娜，她手上帶來了一些東西給馬賴。

「你從哪裡來的？」

馬賴扶著牆壁慢慢的走向洞口接過伊娜帶來東西，他慢慢坐在地上狼吞虎嚥的往嘴裡送去，他餓的可以把整頭牛給吞進去。

「馬告！」

「你是不是來偷獵我們部落的獵物？那為什麼出現在我們部落的獵場呢？」

馬賴停了下來看著伊娜，他的口氣有一點輕蔑。

「山上現在還有動物可以獵嗎！」

「你不要走出這個山洞如果被人家看到你會被獵下人頭。」

馬賴突然笑了出來。

「都什麼時代了還有獵人頭嗎。」

她開始懷疑這個女孩子是不是患了精神妄想症活在過去的時代。

「你是怎麼受傷的。」

馬賴用手指比一比天空說從天上掉下來的，伊娜似乎不了解馬賴的意思，正當他們聊得正愉快時，突然發現洞外有不尋常的動靜，伊娜向洞外探頭出去查看，這時洞外正有一隻大山豬用尖銳的豬牙翻動泥土。

伊娜嚇的退回洞裡嘴裡喃喃地說「大山豬」，馬賴抽起伊娜腰際上的刀子，他想起部落裡有人遭到山豬牙刺死的慘狀，他顧不得自己的傷口拉起伊娜躲在陰暗處。

洞外的山豬越來越靠近山洞，山豬身上的腥臭味充滿了整各山洞裡，馬賴高舉起刀子準備在山豬進來的時候衝上前去跟豬決鬥。

伊娜緊緊抓著馬賴的衣角，躲在他的身後不敢往洞外看去，山豬慢慢走向洞口，馬賴突然衝了出去大聲的怒喝了一聲，山豬被突如其來的聲音嚇的轉頭亂竄，馬賴虛張聲勢威嚇的方式果然奏效，他的傷勢還沒好突然的用力讓她抱著肚子倒了下去。

「你怎麼了！」

馬賴臉冒冷汗的搖搖頭說沒事。

「你是不是因為跟日本警察戰鬥而受傷的。」

「日本警察！哪裡來的日本警察。」

伊娜楞了一下想了好久說。

「就是來山上搶佔我們土地，殺害族人的牙蓋烏督（泰雅族語邪靈），許多部落都有反抗，你們部落沒有嗎？」

馬賴睜大眼睛吃驚的看著伊娜，兩個人相互用質疑的眼神看著對方，馬賴突然笑了出來對著伊娜說。

「我以為妳會衝出去把那頭野豬殺了。」

伊娜搶過馬賴手裡的刀在他面前舞動著。

「還好野豬跑得快，不然晚上就有烤豬可以吃了。」

「妳的力氣只能殺一隻小老鼠。」

兩個人開始鬥起嘴來，馬賴發現眼前這個女孩天真善良，雖然她的泰雅語有些難懂他大概可以從她的表情猜出她的意思，伊娜也覺得眼前這個穿著講話怪異的人很有趣，洞外的天色慢慢的黯了下來，伊娜看看洞外天色便要轉身要離去。

「你明天還會來嗎。」

伊娜點點頭。

馬賴用伊娜留下來的刀子起了火，讓山洞看起來溫暖許多，他躺在地上回想起昨天跟今天發生的所有事，好像自己走進了時光隧道到了以前，他抓著自己的頭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天剛亮，馬賴的傷已經好得可以站起來往外走，他走出洞口伸伸懶腰，馬賴發現眼前的山勢有一點熟悉，他觀察了好幾個方位景物卻不完全不一樣，正當他看的出神的時候伊娜突然出現在他身旁，她趕快拉著馬賴走進洞口，口氣略帶責備。

「你為什麼亂跑！」

「我想抓一隻大山豬給妳。」

「很危險的，如果讓我的族人看見你的小命就不保了。」

「伊娜我想回家了，我的部落現在困在土石流當中，國民政府不知道有沒有進行援助了」

馬賴滿腦子想著部落的情況，可是他不知道墜機之後自己身在何處，他覺得自己好像身在一處深山秘境裡面，遇見了一個救他的神秘泰雅女孩，這一切都沒

有辦法解釋。

就在他毫無頭緒的時候，一陣尖銳的聲音劃過遠方的天際緊接著傳來爆炸聲，震波不斷從遠處撞擊了他的耳膜，他下意識的臥倒微張嘴巴當兵時標準的敵砲擊動作，他很熟悉這種火砲射擊聲音，演習時他是一〇五榴砲的砲手，從他手上射擊出去的砲彈少說上百發。

砲擊持續了半個小時，當聲音停止時馬賴站起來往彈著點望去，只見遠方山脈點點火光煙霧衝向天際，就在馬賴回神時發現伊娜正躲在洞裡全身不斷的顫抖，口裡不斷的說牙蓋烏督來了，牙蓋烏督來了。

說完伊娜站了起來轉身往外跑去，馬賴也跟著出去追趕，兩個人一前一後在樹林裡追逐，追到一處斷崖的時候馬賴突然停下了腳步，他不敢相信眼前所看到的景像，山腳下一處平台密佈著茅草屋的聚落，他驚訝的往右邊看去一條溪流流經這個部落，他回頭往山頂看去應該有一個人頭形的石壁，他癱坐在地上不知如何是好，他抓著他的頭髮想到底怎麼了，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馬賴相信這是一場夢夢醒了一切自然就會恢復過來。

馬賴沮喪的往回走到山洞，他在洞裡走來走去不知道是該出去找路回家還是坐在這裡等少女的出現，他徬徨失措的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辦，遠處的砲擊讓他心裡籠罩著一層陰霾。

馬賴在山洞待了一天還是決定走出洞外，他沿著伊娜的路徑往部落走去，一路上他的腳步十分的沉重，他不知道前去是吉是兇，以古代泰雅族的律法闖進別人的領域必會背啣去頭顱放在廣場上風吹雨淋直到毛髮掉落，再把它當做戰利品放在架子上，想到這裡馬賴已經頭皮發麻。

他還沒到達部落時突然遇見一個小孩，小孩瞪起他圓滾滾的眼珠怒目看著他，然後一溜煙的往部落飛奔離去，過了不久七、八個赤身下半身圍著片群的男子出現，雙方距離大約十公尺遠，有人高舉尖銳的長茅有人拿著長刀，其中一個人竟然拿著古老的火繩槍，一行人慢慢向他靠近，這時候馬賴心想這下恐怕難逃這群人的毒手。

馬賴看對方的動作想必也是在觀察他，等待時機到了就傾巢而出奪下他的人頭，馬賴知道這時拔腿往後逃走是多此一舉，他站立著不動想起當兵時班長說過的話敵動我不動洞察先機再來個出奇制勝，但他想目前的局勢恐怕要制敵機先的機率是等於零。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他們步伐慢而輕等距離兩到三步時他就要人頭落地了，他也坦然接受時間的到來，就在時空凝結在一瞬間時一個人影擋在他的面前，拿著刀茅的人停下了腳步，肅殺的氣氛頓時緩和了下來。

這群原本嘶牙裂嘴的人在伊娜的面前紛紛放下兇惡的表情，互相看著對方。

「伊娜快走開，他不是我們部落的人我要取下他的人頭。」

「瓦旦要取下他的頭先要問我父親。」

一群人聽到伊娜說起父親都漠不吭聲。「好那就帶到部落去」一行人用長茅跟刀架著馬賴往部落走去，當他走進滿是泥濘沒有水泥地的部落時，全部落的人

都圍了上來觀看，有小孩子去拉扯他的衣服。

馬賴環顧了整個部落，這個部落並不太大加加起來大概百來人，他的腦海突然閃過一個奇怪的念頭，他把這個部落跟自己生活的部落重疊在一起時，發現自己的部落是以現在眼前的這個部落為圓心放射出去。

馬賴被帶到部落聚會所的茅屋外，屋外已經有許多人在聚集，屋子裡面似乎在進行一場很重要的會議，圍著馬賴其中的一個人走了進去，原本在外面圍觀的所有人都好奇的轉過身圍著馬賴，馬賴用無辜的表情回應他們。

馬賴也好奇的往會所裡面看去，這個時候就形成了所有人看著馬賴，馬賴看著聚會所奇特的景像，馬賴知道走進會所的人走出來之後他的生死也就立判。

這時候伊娜在會所外，他的弟弟馬利古正要送陶甕裝的小米酒進會所裡面，伊娜在烏邦的耳朵旁竊竊私語，只見弟弟馬利古頻頻點頭，馬利古看去大約八九歲的小孩，他抱著手上的酒往會所裡面走去，不一會兒他走出來對著伊娜搖搖頭。

馬賴看見小孩搖頭，心裡有種不祥的預感，不久原本進去的年輕人走了出來把馬賴押了進去，屋裡面十分的幽暗牆壁被燻黑一片，馬賴曾經在電視及圖片中看過這種感覺，不過眼前卻變得真實自然。

一個身材瘦弱的老人坐在高處的地方，旁邊圍繞著幾個中年男子。

「你是誰？」

老人開口了。

「我叫馬賴是從馬告部落來的。」

馬賴說完底下傳來一陣騷動，每個人交頭接耳竊竊私語。

「馬告在哪裡？」老人問身旁的人知不知道，會所所有人都相互看著對方，這時候突然一個長老立刻出聲聽說過翻過一座山很遠很遠的地方，他的姻親也住在那個地方，是一個非常大的部落，男子不斷比手畫腳說的口沫橫飛，在一旁的馬賴聽的一頭霧水，心想這位老兄吹牛吹的過頭了。

老人聽完便使了一個眼色，要剛才押他進來的青年用竹筒倒小米酒給馬賴，他竟變成了馬告部落的代表，原本一臉兇惡的年輕人倒完便走到角落裡靜靜站著，馬賴雙手舉杯恭敬的敬了老人，老人臉上泛起了一絲笑意叫他隨便坐下。

屋裡的一群人繼續討論事情，馬賴也嗅到了不尋常的氣氛，其中一個穿戴豬牙的中年男子激動的說著。

「太可惡了，山下的人不斷侵佔我們的土地，燒毀我們的森林，我們決定要反抗。」

接著一個長老沉重的說著。

「日本人的行爲越來越過份，我們沒有辦法再忍下去了。」

說完聚會所裡的氣氛格外沈悶與不安，他慢慢瞭解屋內是分屬兩群不同的部落，貪婪的日本人向深山大規模開發製樟腦業，此一舉動侵犯到泰雅族人的土地和寧靜的部落生活。

看來另一支泰雅部落的人想說服伊塔兒部落結盟共同驅逐日本人，其間有人

問馬賴是否一起結盟，馬賴只有點頭如倒蒜的答應。

這時會所有人拿出了一支步槍要送給伊塔兒部落示好，伊塔兒的長老看到步槍眼睛都亮起來，另一支群的人自豪的表示這是他們從日本人手上搶來的，還表示他們還有數百支，馬賴當然聽出來另一支群他們是吹牛的，看著他們笨拙的把玩步槍想必是剛搶來沒有多久，連彈夾都不會拆卸拿著步槍左右比畫著，嚇得馬賴一陣閃躲深怕一個不注意走火。

一群人圍著步槍不斷的把玩討論，伊塔兒部落酋長烏霸赫要環山的酋長跋杜示範，跋杜拿著槍跟他的族人圍在一起竊竊私語，這時馬賴注意到步槍上的保險沒有打開，看著滿頭大汗的環山族人他走上前去靠在跋杜的耳朵說了一些話，跋杜點點頭把槍交給了馬賴。

廣場上聚集了上百個人蹲或坐著看馬賴跟跋杜，馬賴向跋杜說了幾句話之後跋杜點點頭轉身走向烏霸赫交談，烏霸赫交代一個人遷了一頭小山豬往廣場外走去，牽著山豬的人不斷的往回看走走停停深怕走的太遠，馬賴沒有出聲，牽山豬的人快走出部落時停了下來，馬賴揮手示意叫他繼續走，最後才把山豬綁在距離廣場百公尺遠的山坡上。

會場上每個人交頭接耳議論紛紛，有人嘲笑馬賴的樣子對他嗤之以鼻，看這個陌生人到底要耍什麼花樣，馬賴拿著步槍拆下彈夾，驚訝的發現這隻看起來十分落伍的步槍竟然是全新的，裡面裝滿了子彈一發都沒有少，他想這隻步槍的主人在沒有擊發的狀況下被跋杜搶走了。

馬賴拆下彈夾後做了一個清槍的動作，確定槍膛裡面沒有子彈之後裝上彈夾，他拉了一下槍機把子彈送進槍膛，他把當兵時最標準的射擊動作姿勢擺出，射擊難不倒他他在部落有神槍手的名號，每次帶著土造的槍上山打獵都能彈無虛發更不用說是一把制式的新步槍。

廣場上的人都看著這個動作怪異的人，瞄準百公尺外姆指般大小的山豬，天氣十分的晴朗風速也不強，視野非常的良好，他心裡默默的計算彈著點屏住呼吸，瞬間扣下板機，火藥強大的聲響震撼了廣場上的人，只見百公尺外原本蠕動的山豬應聲倒下，廣場上全部的人突然靜默了下來，不久紛紛跑向山豬的方向。

一個人拖著山豬把他帶到烏霸赫的面前，只見山豬的身體上一個小圓孔不斷冒出血水，烏霸赫驚訝的看著手裡的步槍愛不釋手，一直跟馬賴討論步槍的用法，馬賴一臉謙虛假裝的說自己也有一隻這樣的槍，常常帶著它出外打獵，讓烏霸赫認為擁有步槍的馬賴也是一個重要的人物，對他更是以禮相待，步槍事件之後部落很多人都圍在他的身邊問東問西，有人還拿出老式靠鹽膚木炭火當底火的火繩槍叫他改造成威力強大的制式步槍，讓他當場不知所措哭笑不得。

結盟會議結束後馬賴被烏霸赫留下來作客，當夜晚來臨皎潔的月光升起時，部落的廣場正在進行一場祭儀，女巫在火旁嚴肅地唸著咒文祈禱，召喚祖靈烏督斯的到來。

這時廣場上的營火正在熊熊燃燒，等待女巫師作法完成，族人開始把肉跟酒拿出來，年輕的少女圍在一處跳舞，年輕的男孩圍繞著女孩奔跑，酋長及長老們

則喝酒談論族中的事務，當晚鼓聲、口簧琴響徹山谷，嘹亮的歌聲傳遍山谷及漆黑的森林裡。

正當全部落的人圍繞在火旁跳舞狂歡，伊娜帶著馬賴走上瞭望台坐在上面，看著夜空中明亮的星光，望著原始部落中唱歌跳舞的男男女女，馬賴若有所思。

「馬賴你在想什麼。」

「我在想今天在聚會所發生的事。」

「我聽父親說之前環山部落酋長跋杜，帶領著自己的族人為驅逐貪婪的侵略者，而大舉攻擊燒毀很多地方的樟腦工寮。」

第三章 衝突的導火線

太陽冉冉的從東邊升起，警備隊長藤岡直上坐在辦公室裡，光線正透過木格子窗向屋內直射在他的臉上，藤岡的眉頭始終深鎖著。

他的腦海一直盤據著一張張粗獷原始的臉孔，他看了一下手錶打開了抽屜取出手槍，手槍底下壓著一張黑白照片照片的背景是他和歌山的老家，他與父母親妻子小孩全家人在大雪紛飛的日子一起圍爐喝清酒的歡樂時光。

他關上了抽屜把槍放在腰際站了起來拉了拉警服的下沿，戴上了掛在牆上黑色的大盤帽，把掛在牆上擦的金亮的指揮刀取下，挺直腰桿走出辦公室，他的長靴與木頭地板在長廊上發出扣扣的聲音，他修直的背影展現了大日本帝國對這塊殖民地的決心。

守備廳外的廣場上一群日本警察在聊天，藤岡的腳步聲穿過迴廊出現在前門時，人群中警佐瀨戶匆忙戴上帽子立正大聲喊出集合的口令，在廣場上的所有人迅速到達定位，每個人整齊畫一的排列肅穆的看著警備廳前方的藤岡，新式的軍用步槍，警員腰際皮製的彈藥盒滿滿的彈藥，十足成了一支火力強大的武裝中隊。

警佐瀨戶向藤岡行舉手禮報告人員裝備及數量，藤岡對著在場三十位警察簡短的說了幾句話，走下台階坐上由兩個瘦小的台灣人抬的轎子，隊伍浩浩蕩蕩成兩路縱隊出了警備廳，他轎子跟在中隊的後面警佐瀨戶走在最前方，經過街道時有穿著和服的日本女人佇足用扇子掩嘴觀看他們，穿著黑色警服短膠鞋打著綁腿的警備隊員發現有日本女人看著他們每個都踏著高昂的步伐前進。

藤岡大尉的警備隊出了市街經過水牛坪的稻田時，一旁打著赤腳衣衫襤褸在農田裡耕作的台灣人，紛紛停下手邊的工作站立在水田中間的看著藤岡的隊伍經過，他坐在轎子上面高高在上看著前方，對於站在水田中間恭敬行禮的台灣人視若無睹，等隊伍經過之後他們開始彎著腰繼續收草。

越過水牛坪藤岡的中隊已經行走近兩個小時距離市街也有一段距離，人煙越來越稀少只有散落在山腳下的幾戶人家，藤岡在一處平緩的丘陵地上下達了休息的命令，他跟警佐瀨戶站在一處土丘上用望遠鏡眺望山區，他的身旁站立著一個日本商人跟一名台灣人通譯，這名西裝筆挺的日本人叫竹澤是一名開樟腦加工

商社的社長，台灣人則是他的助手常年在山上工作略通泰雅語。

「你確定攻擊你們樟腦工寮的是環山社的兇番嗎。」

「報告大尉，我認得那群兇番的頭目，他三番兩次到腦寮鬧事動不動就搶東西，不給的話就揚言殺人燒了腦寮，我的那些工人上山採樟樹時很多都不見了，這次更可惡他們把這附近的腦寮都燒光了。」

藤岡回頭看了一下竹澤，那裡不知道眼前這個表情猥瑣的生意人一定是採樟樹得罪了這些生番，他放下望遠鏡看著滿山的翠綠他們心中都有共同的想法知道那那翠綠的背後藏著龐大的商機，這時候滿懷生意經的竹澤心裡十分的清楚單靠他的力量是無法征服居住在山裡那些野蠻的生番。

這時候遠征支那的關東軍也正與俄羅斯展開大戰，非常需要大量的物資援助，藤岡對於像竹澤那些在山上胡作非為的商人，有時候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些日本人經營的新腦社漸漸突破了清朝撫墾署設置的隘勇線往深山前進，郡警備隊儼然成了這些商社的私人保鏢，才讓這些商人更有恃無恐的為所欲為，當然商社也很上道按月獻上豐厚的保護費，才是讓日警與他們利益共生的最大關鍵。

藤岡不是沒有跟那些山區的泰雅族人打過交道，好幾次在小規模的衝突事件中，他的隊員抓了幾名闖入腦社要東西的生番，輕則關進牢裡當作畜牲凌虐，他們在牢裡不斷發出淒厲像野獸般的聲音，重則把那些奄奄一息的生番派人丟入河裡淹死。

他們一張張扭曲變形的臉孔不時盤據在藤岡的腦海裡，有幾次午夜夢迴的時候驚醒嚇出一身冷汗。

在這次生番的攻擊燒毀全部事件爆發前，腦社在日警的保護下平日過著井水不犯河水的生活倒也相安無事，直到半年前總督府決定把官辦的腦社開放給民間的經營之後，番社與腦社的衝突日益嚴重日警經常被要求深入山區逮捕兇番，藤岡總是消極的態度應付。

藤岡看著遠方幾處正冒著煙的腦寮，台灣通譯在一旁指著前方向竹澤解說竹澤再轉述台灣通譯的話向藤岡報告，瀨戶警佐接過望遠鏡察看了一下。

「報告大尉，根據台灣人的說法環山社大概位置在正前方山凹處，我的判斷我們可以先順著河流往上，再以我們的武力正面痛擊這些生番給他們一些教訓。」

藤岡拿起望遠鏡再次觀望山區的動靜，一旁的竹澤也趕緊上前附和瀨戶的話。

「報告大尉，瀨戶大佐說的極是，山裡面的生番多是低等沒有腦袋的野蠻人，不敵我們大日本帝國天皇的神威，我們有先進的步槍，這個時候掃蕩也可以讓他們攝服在我們大日本帝國神威底下。」

藤岡看了竹澤一眼，想起昨天一群狼狽的腦社社長衝進他的辦公室，每個人鐵青的臉上滴著汗拎著公事包著急的像熱鍋上的螞蟻，竹澤這個時候態度卻表現的跟昨天有著天壤之別，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我們的腦寮如果這樣下去都會化為烏有，竹澤代表站起來用手帕擦著汗說著，其他人點頭稱是。

藤岡與代表的社長在官廳經過一個下午的商討，在腦社商人不斷的要求下，原本派人和解的提議改由激烈的行動懲罰住在山上的兇番，藤岡皺起眉頭猶豫不

決，竹澤不斷的向藤岡暗示，如果風聲傳到總督府恐怕有人的官位會受到影響，到時候不知道怎麼樣，藤岡那裡不知道竹澤跟這些生意人的要脅，他只好決定出動一個三十人的武裝中隊懲罰性攻擊腦社的兇番。

藤岡知道這群商人如意算盤，之所以堅持以武力攻擊番社最大原因，並不是番社騷擾攻擊腦寮，他們心裡想好了藉由藤岡警備隊的武力去消滅掉番社。

以前他們一直苦無機會，這次是絕佳的機會他們不會輕易的放過，正因為環山番社位於整個進入廣大山區的樞紐，它剛好掐住了這群生意人入山的龐大利益，他們只能望著一望無際的綠海吞口水，他們恨不得所有的武力把環山的番社先除去之後快。

在總督府開放民營採樟的半年來，山上腦寮的數目急速的增加越來越多，砍伐樟腦的範圍也慢慢擴大，侵犯到環山社的傳統獵場，環山社的泰雅族人便警告他們不可以再進入他們的勢力範圍，好幾次甚至割去上山腦丁的頭顱。

其中山丸商社的竹澤便是積極主張藤岡用武力掃蕩番社的重要人物，竹澤是一個精明投機的生意人，靠著政商高明的手腕，他經營的山丸商社短短兩年拓展的十分快速，原本從幾個小腦社的他，大量雇用熟悉與生番交易的台灣人，用大量的布匹、鹽巴拉攏一些靠近隘勇線的小番社，利用生番貪婪的心裡換取入山的許可，讓他的腦寮是第一個在跨過隘勇線的商社。

竹澤的勢力越來越龐大產量遠遠超過其他的腦社，成為台灣腦油產量最大的商社，他還代表所有製腦的商社接受總督府的表揚。

竹澤看準國內這幾年越來越大的需求，他勢必開發更深山的樟腦，竹澤的腦丁越來越靠近環山社的獵區，雙分之間的摩擦也愈演愈烈，終於爆發了環山社大規模的攻擊事件。

藤岡放下手上的望遠鏡抽出指揮刀在地上跟瀨戶做沙盤推演，把入山的幾條路徑勾勒出來，在沒有路的情形下看來走下山谷恐怕是無可難免的事情，藤岡看了看錶十點三十分，他下令中隊繼續前進準備下切進入溪底進入環山社的傳統領域範圍，一行人開始由兩路縱隊變成一路縱隊小心的走向溪底。

瀨戶攙扶著藤岡小心翼翼的走下溪谷，隊員的心情其實並不太緊張甚至很輕鬆的扛著步槍行走，他們都有共同的期待就是進入番社之後裝上彈夾朝著驚慌失措的泰雅族人開槍，放一把火把番社所有的東西燒個精光。

每個人都汗流浹背的想回到隊上好好的喝上一杯清酒，再召來幾名女人伺候他們，行進間都是他們相戶調侃對方的酒量或談論女人。

他們一路溯溪而上，一處大崩場的山壁阻斷了他們的去路，藤岡坐在轎上不時擦拭著臉上豆大的汗水，他們已經整整快走了五個小時，招來竹澤詢問，竹澤不時跟通譯交談，台灣人用手指了指前面。

「報告大佐根據台灣人說法，爬過眼前的山距離就很近了。」

藤岡走下轎子跟著一行人轉入悶熱的雜樹林裡面，最前頭是由台灣人開路，剛進入樹林裡盡是一些蟲鳴鳥叫，一行人常被樹叢裡奔出的動物嚇一跳。約莫走了三十分鐘之後，他們就發現了一條大小一個人可以走的獵徑，帶路的台灣人開始有些猶豫臉色蒼白。

他說已經到了泰雅族人出沒的傳統獵場，藤岡不斷看著周圍的樹林命令台灣人繼續前進，只見台灣人嘴唇發抖的跟竹澤說他有不好的預感，好像有人注視著他們最好不要前進了，

擔任通譯的台灣人話還沒說完，竹澤順手一個巴掌打在他的臉上。

「混帳東西，在大日本天皇的警備隊面前小小的泰雅番有什麼好害怕的，你只管當我們日本人的帶路狗。」

挨了一記呼熱巴掌的台灣人只好硬著頭皮往前進，他不時向兩旁東張西望。

「竹澤到環山社還有多遠。」

「報告大尉就在前面不遠了很快就到了。」

藤岡看了看錶差三十分十二點，他們已經整整走了五個小時，他的警備隊員顯得有些疲累，他決定不休息翻過山頭直接找到環山社武力掃蕩之後，等後面運送補給的警手〈工友〉送食物來在原地午餐。

一行人正準備一股作氣直接殺進環山社，突然走在前面的台灣人一動也不動雙腳發抖呆立在原地，臉色蒼白嘴巴發抖的喃喃自語，他看見了泰雅番躲在樹林後面，跟在後面的竹澤著實嚇了一大跳，等回過神來一腳踹了台灣人一下大聲咆哮。

「沒用的狗東西，這時候哪裡來的泰雅番，他們聽到我們大日本帝國的警察要來怕的躲在家裡不敢出來。」

台灣人被踹的滾到旁邊的樹林，在一旁的警備隊員聽完都自豪的端起槍哈哈大笑，正當一行人邊走邊大聲交談時。

從樹叢裡面咻的一聲！一支竹箭很快的飛出刺進其中一個隊員胸部，他慘叫一聲跪了下去痛苦呻吟，身邊的人慌張的拿起槍向周圍的樹叢看去，他們眼睜睜看著倒在地上的同伴血染紅了整個衣服痛苦的掙扎著，開始有人驚慌的按住他的傷口。

瞬間樹林後面的箭又像雨絲飄來，多數人在來不及裝彈夾還擊的情況下一一中箭倒下，有人向旁邊的樹林逃竄有人趴在地上。

走在前面的藤岡身上中了兩支竹箭，他來不及解開槍套拿出手槍還擊，整個人就痛苦的跪在地上，他張開眼睛聽見了兩三聲零星的槍聲之後就沒有再聽到槍聲，他虛弱的側身躺了下去，血從他的嘴巴跟身體汨汨流出，他看見不遠竹澤頭上正插著一支箭。

藤岡看著竹澤想起幾天前有人向他密告竹澤不恥的行爲，才領悟到原來警力掃蕩環山番社是竹澤的詭計。

有小混混密告竹澤爲了積極的想開發環山番社獵場的森林，之前就派了台灣人的通譯及數十斤酒拜訪環山社的頭目跋杜，想借由酒來收買跋杜讓他們可以到環山獵場採樟腦。

跋杜並不領情應竹澤的要求，當場憤怒的取下了通譯的腦袋把帶去的東西佔爲己有，竹澤知道之後對環山跋杜的回應懷恨在心，他發誓一定讓環山社的跋杜死的很難看。

下山之後處心積慮的找機會修理環山社，他無時無刻都覬覦環山那一片廣大的山林，最後他想出了一招毒計，不但可以名正言順的讓警備隊掃蕩跋杜的番社，也可以讓他成爲這個地方唯一的腦社。

他招集了街上幾名日本的混混，先帶著他們成天吃喝玩樂，等這群混混上勾之再帶著他來到山上的腦社，竹澤暗示他們等事成之後還有更多的好處。

小混混馬上露出了貪婪的本性，三個無賴就跟著竹澤上山，在山上帶著他們埋伏在距離環山社溪流附近的草叢，他們從一大早就躲在那裡用綠色的布把自己偽裝起來不被泰雅族人發現。

接近正午，這群混混看見兩個女人背著背簍橫過溪流經過他們附近，他們很快用布袋套住兩個人捆綁，擄到竹澤的一處腦寮，竹澤露出了一臉的奸邪的笑容。

「照我的話去做」

說完轉身離去，混混露出猙獰的臉孔，對著兩名泰雅族的婦女凌辱，最後他們殺死了其中一名婦女之後刻意放走另外一名。

跋杜帶著上百的族人趕到工寮時發現已死的婦女，他悲憤的大聲喊叫，忿怒之火一發不可收拾，他立刻帶人接連的攻擊燒毀了所有隘勇線上的腦寮，也割下許多隘勇跟腦丁的頭顱，所有人紛紛逃下山向日警求救。

竹澤早一步跟著混混逃下山，這些都在他的預料之內，他的幾個腦寮雖然也被跋杜燒毀，但對他來說比起其他同業他的損失是少之又少，因為他的腦丁一個都沒有少，重要機器設備也在馬賴的攻擊前藏到安全的地方。

其他的同行卻沒有那麼幸運逃過跋杜的報復，幾乎是損失慘重，竹澤暗自竊喜等著風頭過去他就可以名正言順的接收了所有的山區腦社，也除掉了環山跋杜這個心頭之恨，他要親手放一把火燒了整個環山部落，所以他堅持替藤岡帶路。

躺在地上的藤岡掙扎的看著前方一雙雙黝黑的腳從樹叢後面走出來慢慢靠近他們，他看見他們手上發出刺眼冷竣的光芒的長刀，幾個人先蹲在竹澤的旁邊，不久，一個人提著竹澤的腦袋走向他，他看見竹澤肥胖的臉頰垂了下來眼睛微微張望的他，他看見身旁圍著越來越多的人，藤岡突然想起了抽屜裡的照片及和歌山的老家，他為什麼要千里迢迢的來到這裡，是爲了大日本帝國的神話，這時候他覺得脖子一陣冰涼發出求饒似的哀號聲。

跋杜提起藤岡的人頭放進背袋慢慢的走向部落。

被踢下樹林的台灣人通譯頭也不抬的全身發抖，等所有的泰雅族人離去之後他才恍惚的站起來，他被眼前的景像嚇得雙腳癱軟跌跌撞撞的越過地上一具具無頭的屍體逃下山去。

雄偉的文藝復興巴洛克式的總督府飄揚著大日本國的旗幟，新任總督佐久間馬太上一襲畢挺軍裝留著蓬鬆大鬍子的他恭敬的肅立在任官的會場上，他的眼神高傲的看著台上宣讀天皇陛下詔書的司儀，台下的文武百官恭敬聆聽。

典禮結束，在華麗的音樂廳裡，上任酒會正熱鬧的進行，新總督佐久間馬太穿過人群回到他的辦公室，他放下大禮帽看著桌上一份印有急件的公文。

公文在他就任前幾分鐘由副官放在他的桌上，他打開看著其中一段文字，大料炭郡警部報告泰雅番攻擊事件，藤岡大佐下傷亡三十人，武器彈藥損失全數，佐久間闖上公文走向落地窗前看著遠處的山脈不發一語。

新任總督的第一場會議上，他端坐在位置上聽取簡報，會議的氣氛十分凝重，在場的官員都知道這個新任總督的脾氣，大料炭事件簡報結束後，許多人都安靜的聽候指示，佐久間靠在椅背上看著前方戰戰兢兢的官員，他用很平穩的口氣說話。

「警署你有什麼方案。」

只見警署的長官滿頭大汗，頻頻左右觀望講話結巴。

「報告總督，關於這個事件，我們已經加派新竹廳人手處理，近期會逮捕犯案的兇番。」

佐久間不發一語的瞪了一下警署官長。

「報告總督，我們軍部之前已積極籌劃了三光計畫（殺光、搶光、燒光），準備大規模掃蕩盤據在山區的生番，調動陸軍航空對及野砲師團的兵力赴援，全

面接收山區。」

佐久間聽完了軍部的報告，原則緊繃的表情舒緩了許多，在場的官員無不鬆了一口氣。

「軍部儘快辦理。」佐久間說完了便起立離去。

炙熱的夏季剛開始，日警積極準備展開第一波的武力行動，經過半個月調動駐屯於台北近衛師團的步兵兵力，由大料崁進入先掃蕩泰雅族的環山部落，好讓日本勢力得以順利深入雪山山脈。

七月開始的第一波攻擊，日警的行動十分不順利，當浩浩蕩蕩的日本警察進入雪山時，不斷遭到環山部落跋杜帶領的泰雅族人攻擊，精良的武器在面對叢林裡面神出鬼沒的泰雅族人，訓練有素的警察變得無法發揮，雙方激戰數天之後，在日警死傷人數不斷增加的情況下，指揮官寺本中佐對於泰雅族人的猛烈抵抗一籌莫展，於是下令所屬的中隊黯然退回新竹廳駐地。

消息傳回台北總督府，對於泰雅族人的武裝反抗，震驚總督佐久間，佐久間便下令新竹廳積極延長警備線，準備以優勢的武力進行更高壓的掃蕩手段。

第四章 伊塔兒部落加入作戰

在伊塔兒部落，男人們忙著整修房屋，女人們織著布，小孩則四處玩耍，部落的作息一如往常，充滿著寧靜安詳。

馬賴跟著馬利古坐在瞭望台，眺望遠方的山脈天氣好的可以看到數公里外的景物，這時候伊娜背著藤籃跟著母親拉瓦準備到山上的旱田採收小米，馬賴跳下來說要一起跟著去，馬利古很快跳下來拉著馬賴說我帶你去一個好地方。

這時候馬利古拉著馬賴往樹林走去，全身赤裸的馬利古皮膚黑的像木炭一樣，雜亂的頭髮蓋住前額挺著一個圓滾滾的肚子，他在前面飛快的跑著。

「馬賴快點，就快到」

約莫走了辦個多小時，他們在一處十分巨大的大樹下停住，馬利古示意馬賴往上面看，馬賴看見了一處隱密的樹洞外一群蜜蜂飛舞，保證有甜甜的蜜蜂可以吃，馬利古邊說口水差一點流了下來。

樹洞外成群蜜蜂圍繞著洞口，馬利古跳上旁邊一根樹幹像猴子般很快的爬了上去，馬賴想要爬可是馬利古叫他等在底下。

馬賴伸長了脖子看著馬利古俐落的爬到樹洞的旁邊，小心翼翼的把手深進洞裡，他很快摘下一片蜂蜜咬在嘴裡，在觸怒所有蜜蜂攻擊他之前，飛快的溜了下來，然後往樹叢跑去，馬賴也跟著馬利古在樹叢裡面亂竄，到了安全的地方馬利古從嘴邊折了一塊遞給馬賴。

「甜甜的喔。」

馬利古不時舔著他黑色黏答答的手，讓他有一點不敢領教，馬賴知道蜂蜜的美味，以前山下通往部落的馬路邊很多用瓶子裝好叫賣的小販，有龍眼蜜有蜂王漿各式各樣的蜂蜜產品琳瑯滿目，他看著馬利古貪婪的表情，忍不住相互笑了起

來。

馬賴想起自己的部落採野蜂文明多了，連對付令人聞風喪膽的虎頭蜂也不用跟他們赤身肉搏，穿著雨衣套上網織的防護衣戴上安全帽，一把鋸子一盆米酒頭趁夜晚打開燈光放置在酒裡面，蜂群就像神風特攻隊一樣一時間全部衝進酒裡，這時候拿出鋸子鋸斷虎頭蜂巢就手到擒來了，泡上米酒頭就是男性性福的泉源，小小一瓶可以賣到很好的價錢。

馬利古邊舔著手高興的往溪邊去，正好有一群部落女孩子在玩水，女孩子們赤身裸體在水中嬉戲，馬賴不好意思低下頭停下腳步裹足不前，馬利古撿起地上的石頭向女孩丟了出去，不偏不倚打中其中一個女孩子的頭。

這時候女孩子群情激憤衝到岸上，全部一擁而上抓住了馬利古，四、五個女孩把他整個人按在水裡，只看見馬利古在水裡不斷的掙扎喝了好幾口水，噙得他一直不斷的咳嗽。

不久女孩子放開了馬利古繼續玩水，不斷嘲笑馬利古活該，馬利古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哭著走回岸邊，他又撿起石頭狠狠丟向她們，女孩子也不甘示弱紛紛也撿起水中的石頭回擊馬利古，馬利古不敵石頭向下雨般朝他跟馬賴飛來，狼狽的躲進樹林，女孩們嬉笑的聲音還迴盪在河谷裡。

馬利古在地上跳了幾下把耳朵的水弄出來，全身溼答答的不斷地咒罵剛才那群女孩子，下次一定讓他們好看。

回到部落伊娜正把沉重的背簍背放下，準備把小米曬上屋頂，小米要一排排整齊的排放在一起，馬賴幫她小米排好，馬利古則把手背在頭後面躺在穀倉地板上曬乾他的身體。

馬賴跟著她來到放置酒窖的地洞裡，伊娜取下母親交代給她的酵母，把酵母放進一筒筒的竹筒裡面，然後把口水吐袂竹筒裡，搖晃完竹筒之後封死掛在牆上，牆壁上有先前竹筒裡已經發酵的酵母，伊娜把它們倒進放進一甕甕的小米渣裡。

伊娜看了門外，偷偷的倒了一些小米酒在竹筒裡遞給了馬賴。

「給你喝」

馬賴一口喝了下去，卻噙的一直大力的咳嗽，喝起來像沒有稀釋過的純酒精。

伊娜懊惱的看著馬賴，不明白為什麼馬賴會咳嗽，他的父親一口喝下都不會像馬賴露出痛苦的表情，馬賴說沒有關係不礙事。

突然屋外又傳來了上次聽見的炮擊聲，伊娜嚇的躲在馬賴的身後，馬賴聽炮擊的軌跡不會影響到部落，可是聲音明顯靠近許多。

炮擊結束以後，部落所有族人都到聚會所，部落較年長的意見領袖不斷的交談，馬賴並沒有被請到會所裡面，他跟著其他人在會所外圍觀。

馬賴也觀察到每一個人臉上都透露著恐懼與不安不斷的張望會所裡面的情形，他感受到了一場風暴即將來臨，伊娜緊緊跟在他的身旁。

就在伊娜依偎在他身旁時，一個不友善的眼光不斷注視他，瓦旦的眼神透著

殺機，他的手沒有離開過刀柄，馬賴知道是在他身後伊娜的關係。

馬賴不以為意，心裡想時間到了自然會離開這個地方，他並不想跟這個地方有任何牽連，這裡也不屬於他的世界，他的部落正等著他去整理土石流以後的災情。

突然環山的跋杜出現在伊塔兒部落，他帶著幾名青壯的年青人衝進會所裡面，他們都帶著步槍有人身上還帶著傷，馬賴知道他們一定跟剛才的炮擊有關係。

會所外聚集的人越來越多，瓦旦突然拉著馬賴往外走，走到一處轉角地方，亮出了他的刀作勢要殺了他，馬賴迅速用擒拿手奪去了瓦旦的刀，兩個人扭打在一起，馬賴技高一籌壓制住瓦旦，他咆哮的對瓦旦說。

「我不會搶你的女人，我在自己的部落已經有女人了」他說完之後起身丟下他的刀，往聚會所走去。

會所裡面跋杜又送上了一把步槍給烏霸赫，跋杜對著烏霸赫跟伊塔兒的長老們示好，他不斷的向烏霸赫說他們剛剛又從日本人手上搶到很多的槍支，我們可以一起聯手出擊掠奪日本人的槍隻。

烏霸赫哪裡不知道之前跋杜燒了人家腦社，惹惱了日本人惹上了大麻煩，日本人像以前給他一點教訓，烏霸赫其實對新步槍非常的有興趣，他好幾次找馬賴談論步槍的功能，甚至要馬賴教他使用，擊發後強大的後座力讓他十分迷戀，烏霸赫捨棄了原本的火繩槍幾乎整天把槍背在肩上向族人炫耀，。

烏霸赫送走環山部落的跋杜之後，在會所外跟長老阿布拉茲、沙科羅、沙克不斷的交談，烏霸赫要阿布拉茲立刻召集合部落年輕族人。

由他挑選出部落二十名身強力壯的族人，他們全部坐在聚會所地上，烏霸赫像往常出草般向族人宣讀祖靈的訓示，出去征戰的勇士會得到祖靈的庇佑，他拿出步槍跟底下的人說，這次能把步槍帶回來的就是真正勇敢的人，可以保衛自己的土地及家園。

瓦旦也是往環山部落的人選之一，當他走出會所驕傲的在馬賴面前炫耀，他向馬賴比了一個開槍手勢，然後告訴他等他搶到步槍回來就會娶伊娜為妻，到時候馬賴只有在一旁痛苦的份，馬賴低著頭沒有跟瓦旦起衝突，轉身靜靜的離開會所。

另一方面在總督佐久間頒佈了五年理番計劃之後，日軍準備了更積極的第二波全面性的攻擊行動，日警調集新竹廳五個中隊（一百八十人）警力，配合台北近衛師增援的石野火砲團五門走砲，以密集的火力先砲擊環山部落再往深山推進。

指揮官寺本為了一雪前恥之前的失敗，在土場分駐所的廣場上進行武力展示的校閱，最新的連環速射砲及四斤野砲整齊的排列著，軍隊中的刺刀在太陽的照射下閃閃發光。

九點整出征的號角聲響起，軍警的混合編隊開始兵分兩路，主力部隊沿枕頭山河谷通道由水路前進，側翼則由插天山繞道準備夾擊環山部落，浩浩蕩蕩的朝雪山前進。

一大早一駕輕航機飛過伊塔兒上方，馬賴看著機身上漆著圓圓一個紅點，在部落上方盤旋了幾次之後又朝山下飛去，部落很多人興奮的看著飛機忽高忽低來回飛行，馬賴知道它是在偵查部落的情況，他知道恐怕不像烏霸斯想像派幾個人協助跋杜那麼單純。

伊塔兒部落二十幾個族人在環山部落和跋杜會合之後，根據跋杜派出的斥候族人回報，一小隊日本警察沿著插天山河谷出現在大豹溪下游，瓦旦帶著伊塔兒族人和環山部落族人編成五十名武裝小隊，準備伏擊沿插天山前進的日本警備隊。

瓦旦跟族人靠著偽裝埋伏在樹林裡面，安靜等待著敵人出現，就在接近正午，穿著整齊制服的日本警察出現在河岸，在前頭擔任警戒斥候的日警，被突如其來從草叢冒出的泰雅族人嚇了一跳，慌亂地舉起長槍向泰雅族人開了數槍，在瓦旦凶猛族人的攻擊下，日警斥候嚇的往四處逃竄。

緊接在後的隊伍整理隊伍，開始構築火線予以反擊，雙方在插天山鞍部爆發激烈的戰鬥，瓦旦更是衝入敵方肉博多達十餘次，不斷的遭遇撕殺，槍聲漸漸的停歇下來，最後日警不敵紛紛丟下武器沿大豹溪逃下山，這次戰鬥重創了準備由側翼伏擊的日警。

日警死傷了二十三名，部落也失去了十名的族人。

同時在另一處埋伏準備伏擊日軍主力的跋杜，選了一處地勢險峻的山谷躲藏當時間一分一秒過去，擔任尖兵的族人專注望著枕頭山鞍部。

當日軍出現在枕頭山狹窄的河床時，尖兵趕快用鳥叫聲通知跋杜，跋杜在樹林裡靠著良好的偽裝，把所有的槍口對準一步步走近的日軍，在日軍先頭部隊發覺時，山谷四周槍聲四起日軍還來分不清楚方向時，很多人已經紛紛應聲倒下，有人往後逃竄。

日軍隊伍大亂處在挨打的局面，這時跟在後面的火砲適時發揮了威力，火砲漫無目標的往山壁狂轟，才停止了日軍狂亂的局勢。

這時候跋杜改採以六人一組前後包抄的游擊戰，主要目的先消滅打散的散兵，善長整體作戰的日軍被突如其來的游擊戰打的潰不成軍，跋杜的族人以山勢做掩護快速的移動，行動勢如破竹。

短時間由於日軍輕忽泰雅族人的抵抗能力，攻擊一直無法前進枕頭山，形成斷斷續續零星的戰鬥，指揮官寺本下令開始設要塞，掘戰壕或鑽坑道，在岩石重墨的山頂上做攻防戰，也形成雙方短兵相接進行無數次肉博戰。

泰雅族人頑強的游擊抵抗，枕頭山谷的關卡始終無法讓日軍越雷池一步。

第二天，台北師團增援的石野砲兵就定位，開始速射砲及四斤野砲不斷往山上轟擊，戰事慢慢陷入膠著。在日軍警不斷砲轟山區下，增援的人力及彈藥源源不絕，讓原本礙於山險居於劣勢的日軍逆轉攻勢節節逼近跋杜的陣地，漸漸瓦解了環山部落跋杜的攻擊，跋杜遭受重砲攻擊而紛紛潰散逃回部落。

這時候石野的野砲團繼續瘋狂往枕頭山砲擊，彈如雨下整整砲擊整個下午，接連著每一發都愈來愈靠近環山部落，環山部落族人驚恐的四散，有房子被擊中

著火宛如人間煉獄，伊塔兒族人剩下不到十個人，瓦旦跟著跋杜棄守了環山部落，狼狽躲進了樹林當中。

一架日本飛機飛過他們的頭上，他們趕緊伏在地上抬頭上望，是一架日軍的偵查機，不久一發砲彈落在跋杜身旁不遠處，跋杜跟他的族人被彈離數十公尺，跟在後方的瓦旦有一段距離逃過了一劫，他看著倒在地上哀號的跋杜跟他族人，瓦旦跟身旁的人交頭接耳。

他們慢慢的走向跋杜身邊不發一語，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刀法殺了跋杜跟他的族人，搶走他們的武器後往伊塔兒部落奔去。

早上馬利古跑會所外的屋簷下找馬賴，正在睡覺的馬賴被吵醒之後，有一些不高興，翻過身繼續睡去，馬利古拉著他的手要他起來，馬賴說讓我再睡一下，馬利古繼續拉著馬賴硬把他從地上拖起來。

馬賴生氣的抓著頭問到底要做什麼，他拉著馬賴往河谷走去，馬利古哈哈大笑，「你到小瀑布就知道了」，說完轉身就往部落跑去，邊跑還回頭說趕快去。

馬賴踏著早晨的露珠一路穿過樹林往瀑布走去，當他快接近瀑布時看見原本坐在樹上的伊娜跳下來，馬賴回頭向四處張望。

「伊娜是妳找我嗎？」

馬賴發現伊娜衣服上的改變，他刻意把一頭及腰的長髮盤起來，讓衣服上鮮艷的圖騰更明顯，馬賴轉頭想離開，伊娜擋住他的去路不讓他離開。

「我帶你去一個好玩的地方。」

伊娜便拉著馬賴往瀑布的源頭走去，她說要帶馬賴去一個她小時候常去的地方有很多的魚群，他們往上游的河谷走，伊娜跳著石頭在溪谷前進，馬賴跟著她的身後追逐，越接近源頭河谷的地形慢慢變得陡峭狹窄，支流變多水勢也慢慢變小。

快到了，我小時候的時候跟哥哥把水圍堵起來在水裡抓魚來烤，然後跑到石洞去玩，馬賴並沒有認真聽伊娜講話，他看了看周圍似曾相識他知道這裡，他小時候也跟父母來過，記憶讓他跌入小時候 yava(父親)帶他們全家到溪邊來抓魚的光景，yava 帶著他跟弟弟用石頭跟芭蕉葉把上游的一處小支流堵住，等下游的水道乾涸之後再捕捉石縫上的魚，不用任何釣具用雙手就捕到一整籃的魚。

在溪邊的 yava〈母親〉早已升火等待他們抓到一條又一條肥美的溪魚，在享用完抹上鹽巴的溪魚之後便是全家活動的時間，在大太陽底下 yava 把他跟弟弟一個一個丟到溪裡去，兩個瘦小的兄弟常常被湍急的溪水嗆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淚，拼命抓著 yava 強健的臂膀，這條溪的記憶一下子清晰鮮明的浮現在瓦旦腦海裡。

伊娜悄悄走在他背後用力推了他一把，馬賴撲通一聲的掉進水裡去，從水裡狼狽的爬起來；伊娜在岸邊哈哈大笑。馬賴被突如其來的舉動激怒追逐伊娜抓起她丟進水裡，馬賴也縱身一跳潛入冰冷的水裡。

他們相互在水中追逐，他拉著伊娜往清澈水底游去，在水底他們睜開眼睛，化身成魚群在水中悠然的游著。

馬賴翻過身體在水底俯仰讓身體慢慢的浮起，隔著水面陽光透射進水裡形成粼粼的波光，馬賴看著蔚藍的晴空想著一連串沒有辦法解釋的際遇；讓他懷疑自

己存在的真實性。

下午一場突如其來的午后雷雨讓兩個人狼狽的逃進山洞，隆隆的雷聲迴盪在山谷之間，在山洞裡，雨勢不斷地向洞口襲來，馬賴來回用樹枝遮蔽洞口不讓雨水滲進來。

馬賴從洞外全身濕漉漉的走進洞裡，正看見伊娜將衣服晾在火旁赤裸的面對著他；四目相望了好一會兒，伊娜走向他幫他把溼透的衣服脫了，兩個人的動作似乎變得真情自然，山洞裡也因為火光顯的明亮溫暖。

馬賴伸出手去碰觸伊娜臉上的刺青圖騰，伊娜嬌羞的把臉靠在他的掌心上，地上的柴火猛烈的燃燒著，外面的雨勢似乎也沒有停歇的跡象。

接近傍晚到環山部落作戰的瓦旦一行人回到部落，烏霸赫看見瓦旦身上背著步槍回來馬上向前迎接，瓦旦一行人身上穿著日本警察的制服，進入會所後瓦旦把搶來的步槍拿給烏霸赫，又把從戰死日本警察身上搶來的東西向族人展示，烏霸赫張大眼睛看著從來都沒有見過的寶貝嘖嘖稱奇，有水壺、香煙盒、衣服皮帶烏霸赫高興的全部佔為己有。

瓦旦則拿著步槍猛拉槍機跑出會所，對著天空放了幾槍，他身旁的人手舞足蹈的歡呼，把瓦旦跟作戰回來的族人視為英雄擁戴。

瓦旦向周遭的人吹噓他們在插天山作戰的情形，故意省略了把環山跋杜殺死的經過，當瓦旦看見馬賴跟伊娜從外頭走回來，馬上拿著槍抵住馬賴的胸口，伊娜撥開瓦旦的槍擋中間大聲斥喝瓦旦，瓦旦收起了槍惡狠狠的瞪了馬賴後離去。

瓦旦非常喜歡伊娜，他經常在烏霸赫面前表現出男子氣概討好烏霸赫，希望烏霸赫把伊娜嫁給他，偏偏伊娜不喜歡這個自以為是的瓦旦，她喜歡上了體貼善解人意的馬賴，他覺得馬賴雖然很多奇怪舉動可是對他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好感。

瓦旦看見馬賴跟伊娜在一起便處心積慮的想殺掉馬賴，礙於烏霸赫很多事情都問馬賴，馬賴似乎什麼都懂非常信任他，讓他找不到機會下手。

終於有一天他的弟弟瓦歷斯幫他想了一個計謀，瓦歷斯知道烏霸赫是一個非常貪婪的人，便要瓦旦慫恿烏霸赫為了想得到更多的武器，就再派人去搶日本人的東西，兩個人趁機把馬賴殺死，就像殺死環山酋長跋杜一樣。

瓦旦高興的立刻跑去找烏霸赫，他向烏霸赫吹噓日本人有更多的寶貝，他願意帶人去聽得烏霸赫眉開眼笑，他召集長老討論隔天派出族人去搶奪日軍的槍彈，瓦旦在聚會所外挑選青壯的族人入聚會所，擠在門口的青年都搶在瓦旦面前要他選，只有馬賴靜靜的站在一旁看著，瓦旦走到他的面前粗魯的拉著他到會所門口。

馬賴被一把推進屋裡，裡面的青年都迫不及待的想趕快搶奪日本人的槍械，他們興奮的交談搶到槍械之後要去山上狩獵。

馬賴跟著部落二十多名的族人坐在地上，由巫師唸著泰雅語的祈禱文，祈求祖靈保佑此去能順利擊退敵人，馬賴卻把眼光投向會所外的伊娜，這時候兩人互相注視著對方許久，瓦旦看見不斷用長槍管去推馬賴，要他不要再看伊娜。

儀式在陽光射進會所時完成，他們帶著刀由背槍的瓦旦帶領走出部落朝環山

部落方向出發。

這一天天氣晴朗，高山上的氣候，好得可以目視到數十哩外的景物，二十多人驕傲的昂首闊步走出部落，出了部落一行人來到了樹林裡，仔細聽著希依雷克（占卜鳥）的叫聲，以卜吉凶，結果鳥聲是吉聲，便率領大夥前行。

馬賴跟著一行人走了一段非常遠的路，他們沿著司塔庫山鞍部前進，沿路是佈滿刺藤的灌木叢林，他們捨棄行走寬廣的溪床是怕被日警哨兵發現，日警在河谷的四周佈滿了監視哨，一行人在靠近環山部落的一處山頂峻線上停了下來。

瓦旦指著山下被日軍火炮徹底摧毀環山部落，又開始吹噓當時他們跟日警作戰的英勇，馬賴觀察日軍的動態顯然構築了長期作戰的陣地，他注意到了一處高地火炮的陣地，日軍的陣地雖然堅固但也有有的弱點，依山勢構築的陣地靠山面就形成一處缺口，如果配合夜襲繞過正面的步兵營從後面下山就可以輕易的瓦解火炮陣地。

馬賴走到瓦旦的面前把他的想法說，瓦旦卻一臉冷笑絲毫不為所動，他回頭看瓦旦弟弟瓦歷斯拿著槍看他的神情帶槍，瓦旦的眼神充滿殺氣突然驚覺自己的生命有危險。

他離開瓦旦的視線退了好幾步，他用命令的口吻要指示了他們準備埋伏的路徑，利用突襲的方式圍攻日警紮營的陣地，馬賴在一旁嚇出一身冷汗，瓦旦竟然選了一處日警火力最旺盛的路線埋伏，馬賴看出這是日本人設計的圈套，他把步兵營跟火炮陣地的距離拉長，形成囤積大量物資的步兵營較好埋伏攻擊的假象，等他們靠近攻擊步兵營時，所有人都在火炮正面射程範圍內，當火炮全面射擊時就算是插翅也難飛。

馬賴幾度想提醒瓦旦，但是瓦旦跟他弟弟兩個人沾沾自喜的說起上次在插天山戰役，把日本人都當成了愚蠢膽小的笨蛋任由他們宰割，馬賴看著手上只有弓箭和長刀的青年不知道大禍即將臨頭，他也知道如果這時候反對瓦旦下場就是被他一槍斃命。

馬賴以他當兵的經驗計算五門野砲的方位角，他希望在火炮修正目標前找到一處對自己最有力的逃生路線，他知道瓦旦會從兩邊伏擊下方的營地，瓦旦沿用插天山作戰時分組的游擊戰術，其實他心裡早已盤算好當戰鬥開始也就是馬賴喪命的一刻，他不斷別過頭冷眼去看馬賴還會不時投以憐憫的笑意。

馬賴心裡清楚眼前這個錯估局勢，一心一意只想殺他得到伊娜的笨蛋卻沒有想到會害全部族人平白送命，還沾沾自喜的以為可以對付擺好陣式彈藥準備充裕的正規軍。

瓦旦突然叫住馬賴，馬賴嚇了一跳以為瓦旦要殺了他。

「馬賴你等一下跟在我的旁邊，我可以保護你因為你沒有跟日本人作戰的經驗。」

馬賴聽完臉色一陣蒼白，瓦旦兄弟卻在一旁哈哈大笑。

下午照著瓦旦的計畫他們從兩翼準備包圍突襲營地，他們敏捷的出入在樹林裡面，但是他們的行動早就被砲陣地的指揮官寺本從望遠鏡裡看的一清二楚。

配掛著指揮刀的寺本把高高舉起手在等待，然後快速的放下，砲手拉動手上的引線一門火砲應聲而出，強大力量在一處山腰上爆炸。

瓦旦一行人聽著火砲穿過頭頂在身後的地方爆炸，嚇的不知所措蹲在原地看著天空東張西望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這時候馬賴卻顧不得他們死命的往前衝去，瓦旦以為馬賴嚇的發瘋了。

瓦歷斯跟瓦旦說剛好不用我們動手他自己就往前去送死，瓦歷斯要瓦旦先撤退，當他們站起來準備往後離去時，一陣急促尖銳的聲音呼嘯而過他們抬起頭觀看，火砲向下雨般落在他們的周圍，瓦旦當場被炸的支離破碎一時之間樹林裡面哀號聲四起。

馬賴當時只顧著死命的往前跑，在第二波砲擊時及時跳進一處山凹處，他張掩耳大嘴巴，隨著地面一次次震動感受砲彈瘋狂的炸射地面的威力，馬賴等到傍晚利用夜色才逃回部落。

第五章 馬賴的作戰計畫

回到部落後的馬賴進聚會所，烏霸赫看見他不但沒有生氣一個人自己跑回來，反而露出崇拜的眼神，原來幾個先逃回來的族人都按照馬賴的話如果聽見第一聲爆炸就死命往前跑，就可以躲過砲擊要他們千萬要記得。

馬賴根據火砲跟山勢的特性找出了安全的區域，正當瓦旦向身旁的人吹牛的時候，幾個年紀較輕的少年就圍著馬賴，他們覺得馬賴的話十分奇怪有趣。

失去家人的家屬都悲傷的痛哭，一下子失去數十人的部落陷入了低沉的氣氛，烏霸赫也誓言討回這場血債。

一早烏霸赫把馬賴找進會所，烏霸赫看起來心情十分的沉重。

「馬賴是不是日本人就快要來殺我們了。」

馬賴並沒有說話。

「我知道你很利害，你可不可以留下來幫我們。」

馬賴看著年老的烏霸赫很想告訴他這是一場不對稱的戰爭，泰雅族永遠都沒有辦法抵抗帝國主義的槍砲，馬賴欲言又止把真相說出來是何等的殘酷。

「馬賴我知道你喜歡我的伊娜，我把他許配給你，你留下來幫助我們好不好。」

馬賴想起山洞那一天的情景，他知道自己將沒有辦法跟伊塔兒部落分割開來，他的馬告部落也距離他越來越遙遠了，他認真的想了很久回去必須面對無止盡的牢獄之災不如在這裡奮鬥，他終於點點頭向烏霸赫示意，馬賴也不用委身在聚會所的屋簷下正式的住進伊娜的家。

馬賴正式成為烏霸赫的家族一員，接下來他將面臨著保衛這個部落的責任，遠方隆隆的砲聲持續著，他知道不久的將來日本的火砲很快就會到達這個部落。

馬賴知道雪山裡有大大小小百餘個部落，根據他推算日軍行動的進度，如果遭遇其他部落零星抵抗之下，順利越過司塔庫山建立砲陣地轟擊伊塔兒部落的平

台，馬賴保守估計會是在兩個月後遭遇日軍的掃蕩。

馬賴對地形十分的熟悉，他知道如果以部落的情形採守勢將無法抵擋日軍強大的武力，他決定化被動為主動把戰場建立在司塔庫山外，一方面戰火不會波及部落也把日軍牽制在險惡的地形上，誓必不讓日本的軍隊翻過司塔庫山。

這一天，馬賴爲了勘查地形帶著馬利古上山打獵，兩個人走在森林裡面，馬利古一直要姊夫馬賴教他上次在會所外在大老遠的地方獵殺小山豬的方法。

馬賴笑著說等他再大一點一定教他，馬利古迫不及待拿著步槍四處比畫，被馬賴一把搶過步槍敲了一下他的頭，兩個人穿過司塔庫山的森林來到小河邊，河邊長滿了盛開的野風信子，馬賴跟馬利古趴在溪邊喝水。

這時候馬利古抬起頭豎起耳朵望著山的方向，馬賴拿起槍抬了頭看了一下四周。

「山羌快來了。」

「你怎麼知道。」

「我聽到他們成群下山覓食的聲音了。」

馬利古趕緊帶著馬賴找了一處隱密的地點躲起來，他用手向馬賴表示蹲下並安靜，不遠處有一群山羌啼叫聲正往河邊喝水，鬃紅色的毛輕盈的體態，一隻接著一隻往溪邊的小淺灘前進。

馬賴從來沒有看過數量這麼龐大的山羌出現，在他的部落在獵季的時候都要到山上碰運氣，運氣好總會碰到一隻出來覓食的山羌，運氣不好整個月不見得碰到一隻少得可憐。

這裡多的用聽的就可以知道他來了，這時候低頭喝水的山羌，不知道危險正一步步向它們接近，馬賴熟練的瞄準一隻體型最大的山羌，他全神貫注的從瞳孔上向前方注視，閉住呼吸扣下板機，山羌應聲倒地，巨大的聲響讓其他山羌驚嚇的四處逃竄，大山羌倒地後又掙扎了一會兒。

馬利古跑向山羌興奮的在一旁大叫大跳，馬賴用蛇藤捆綁把山羌背在背上沿著河谷往下游走去，在經過一處大崩壁佈滿岩石的碎石區時，溪的對岸突然有兩團黑影在晃動。

「熊」

馬利古突然叫喊出來，馬賴嚇的腳一軟跌坐在地上，兩隻黑熊一大一小的在溪邊穿梭，突然間雙方對峙在那個地方，手上拿著槍的馬賴胡亂的開了兩槍，黑熊聽到巨大的聲響之後很快的逃竄進樹林，馬賴從來沒有在動物園之外的地方看過台灣黑熊，這次在野外一溪之隔的相遇真的讓他大開眼界嚇出一身冷汗，他不知道這座山裡面到底還有什麼動物。

一路上馬利古嘲笑馬賴看見黑熊嚇壞的神情，他說回家一定告訴姊姊。

第六章 拂曉攻擊

這幾天山區籠罩在颱風的環流裡面，馬賴特別在風雨稍微減弱時帶著兩名青壯的族人布拉楊跟巴代再次翻過司塔庫山，馬賴覺得這場颱風是上天的恩賜，當

他正為如何發動攻擊而傷透腦筋的時候，颱風就來的正是時候。

馬賴特別勘查了日軍的炮陣地，發現日本軍警的補給線都中斷，警備線的建築物與附屬的設備彈藥全被颱風破壞，電話、道路，橋樑各地的損失都很嚴重，使日軍警之間的交通處於癱瘓的狀況。

馬賴認為這是難得機會，他趕回伊塔兒跟烏霸赫商量，烏霸赫原本面有難色猶豫不決，馬賴知道他喜歡新鮮從沒看過的事務，就跟烏霸赫保證這次會帶回更強大的武器回來送給他。

晚上火光把整個聚會所內照的像白天一樣，馬賴挑選了一百多名青壯的年輕人分為三組，一組由他帶領另外兩組由跟他一起進行勘查的布拉揚跟巴代帶領，在勘查地形時馬賴已經向兩個人做兵棋推演，由馬賴跟布拉揚突襲砲兵陣地，等待步兵營支援砲陣地時巴代從後面夾擊步兵營的日警。

清晨五點鐘天微亮，山區下著濛濛細雨，馬賴跟布拉揚首先衝向構築堅固的陣地，很多日軍還在睡覺被突如其來的攻擊，都來不及拿武器直接就往外逃命，留守砲陣地的五十幾名日軍泰半在攻擊中喪生。

生還的日軍大多數都逃往馬米山之間的所有分遣所，馬賴只花了半個小時佔領了砲陣地，他命令族人把野砲的砲架砲台留下兩具，其餘推入山谷當中，等隨後巴代的族人趕來會合之後把所有的武器彈藥全數搬回伊塔兒，這次的攻擊沒有遇到很大的抵抗，日本軍警就四處潰散逃竄。

馬賴在廣場上重新組裝火炮，全部落的人都來看馬賴的表演，有人對著砲口裡面望去想不出裡面到底有什麼厲害的機關，他們覺得這個馬賴經常有出人意表的舉動，他們都覺得很有趣睜大眼睛期待著。

火炮組裝完成之後，馬賴打開後膛座裝上火藥再把彈丸放進砲口，關上後膛座掛上引線，這時候還有人爭相朝砲口觀看。

馬賴跟烏霸赫說其他的人要離開火炮，很多人退了一步還是離火炮很近，連烏霸赫自己距離砲口只有兩步不到，馬賴乾脆拿起棍子沿著火炮周圍畫了一個大圈圈。

等人都退到圈圈之後，馬賴叫所有人都摀住耳朵，他回頭看整個部落的人都肅靜看著他，馬賴握緊手上的引線用力一拉，沒有動靜火炮沒有擊發，很多人在它拉線時閉上眼睛蹲下，現場靜默了許久，火炮像是石頭安靜的立在廣場中央。

馬賴確定聽見撞針撞擊底火的聲音，他打開膛座把火藥包換了方向關上，這時候笑聲此起彼落，馬賴掛上引線用力一拉。

轟的一聲火炮應聲而出，強大的震波掃向在場每個人的耳朵，小孩子驚嚇的嚎啕大哭，在一旁的烏霸赫嚇的跌坐在地上，廣場上的人有半天都說不出話來，每個人都見識到馬賴說的強大的力量。

有了充足的彈藥，馬賴又接連攻擊馬米山之間的所有分遣所，因為颱風而受創的警備線在馬賴帶領的百餘人攻擊下非常慘烈，槍聲相互廝殺的吶喊聲齊起，山谷間為之震動，勢單力薄的警備線全數告急，馬賴的攻擊行動勢如破竹的進行。

中午十一點半新竹廳已經收到求救電報，急電總督府即下令桃園廳派出警察一百名，蕃務練習生八十八名，新竹廳警察八十五名，準備入山增援馬米山各軍警分遣駐在所，由於路況極差造成增援緩慢，中午馬賴跟伊塔兒族人已經奪去彈藥及物資，並放火藥燒日本警察的房舍、歧部、八五山等分遣所，待新增派的警力到達時，已經是滿目瘡痍警備線重創。

這時山中氣候更顯惡劣，大雨接連不斷，另一個颱風再度侵襲，馬賴帶領族人在大雨中攻佔派巴拉分遣所，駐守的日警五十人倉惶逃走，絲毫沒有抵抗馬賴的攻擊，馬米山之間的所有分遣所全數遭到馬賴的攻擊，重創日本軍警在雪山的重要據點。

消息再度傳回台北總督府，立即震驚總督府高層，這是繼大料炭事件之後日軍警傷亡最慘重的一次，並造成日警戰死三十六名傷患有百人之多，日本總督佐久間決定進行更嚴厲的三光計畫。

連日的征戰伊塔兒也損失十多名族人，雖然武器彈藥充足但是可戰鬥的人員越來越少，馬賴想跟後山的小部落尤基納奇、瓦格斯部落結盟增加部落的戰力。

烏霸斯跟長老們聚集在聚會所裡，烏霸斯則不發一語似乎有難言之隱，其中一個長老講話了。

多年前因為尤基納奇部落的獵隊，在北的拉曼山上的共同獵場內把我們伊塔兒部落的一名族人看做猿猴射殺，引起雙方部落的嫌隙，烏霸赫率領伊塔兒族人攻擊只有數十人的尤基納奇部落，割下對方酋長的頭顱，雖然有家族姻親的關係但自此後就沒有來往，尤基納奇、瓦格斯又是同一家族的分支，我怕對方跟本不會接受。

馬賴覺得這的確很棘手，他知道泰雅族人剽悍但向來給人家不團結的印象，但是又不能沒有援助，會所裡面氣氛很凝重，馬賴決定親自跑一趟尤基納奇，烏霸斯聽完都連聲阻止馬賴愚蠢的舉動。

馬賴帶領著二十名族人分別帶著步槍，由長老尤命陪同往尤基納奇部落，一大早馬賴就帶著族人出發往，縱使通往尤基納奇沒有路徑，族人的行動沒有緩慢下來，在趕路下，中午之前他們就來到尤基納奇部落勢力範圍內。

馬賴準備一個人單槍匹馬走進部落，這時跟隨的長老哈用對馬賴表示，這樣貿然進到部落恐怕會引起進一步衝突，他建議馬賴讓他去跟尤基納奇部落交涉，哈用長老跟尤基納奇部落有姻親關係，依著這層關係加上他做事穩健是伊塔兒部落的智者，馬賴點點頭沒有反對。

他說如果太陽下山之前沒有回來的話，就請進到部落替他收屍，說完哈用長老便獨自朝向尤基納其部落走去，五十多歲的哈用穩健的步伐行走，等哈用走進部落之後部落的族人則把腰際的長刀取出來，圍著他向他走近，哈用口裡唸唸有詞。

「我來自聖石誕生之地，祖靈命我前來談判。」

哈用一眼就看到廣場上越來越的聚集的人，手持長刀圍靠過來的人。

「我是伊塔兒部落來和解的人，我們部落願意聽從你們酋長的懲罰，化解紛爭。」

酋長阿巴斯走進來，眼露凶光的看著哈用長老，他忘不了他的父親是如何被烏霸斯割去頭顱的羞辱。

哈用長老在酋長面前擺出低姿態，表示非常願意接受任何條件和談。

馬賴在高處用望遠鏡看著廣場上的一舉一動，他看著被數十人圍困的哈用，馬賴分配五人一組的方式準備在必要的時候突襲部落救出哈用。

哈用跟年青的阿巴斯談了很久，他知道尤基納奇並不想真的跟伊塔兒為敵。

「如果酋長願意和解，這時候我們願意送上豬兩頭小米酒十甕，如果酋長殺我，就會帶全部落的人來跟你作戰，這樣對雙方部落都不好，希望酋長考慮。」

阿巴斯身旁的叔叔馬紹抽了一口煙，靠近阿巴斯耳邊喃喃地說了一些話。

他聽說伊塔兒在白臉的帶領下攻擊日本駐在所的事，原來各部落間早就傳聞伊塔兒部落有一個很厲害的白臉，白臉指的就是沒有紋面的馬賴。

（註：泰雅族的紋面是一獨特的風俗，男子必須有立狩獵的能力，更早時甚或成功獵首經驗才給予紋面，女子要能掌管家務，善於才給予紋面，是成年的記號榮耀的象徵，這樣才能論及婚，若無紋面是難以找到理想的配偶遭人看不起。）

泰雅族傳統男人必需獵下人頭才有資格在臉上紋上圖騰成爲一名真正的男人，伊塔兒部落卻出了一個沒有紋面的英雄，阿巴斯內心其實非常崇拜這個傳說中把日本人打的落花流水的人。

最後阿巴斯看了叔叔馬紹一眼點點頭表示同意這個看法。

過了幾天，馬賴依照約定如期來到尤基納奇部落，帶著原先哈用長老的交換條件，廣場上早就擠滿人爭相看白臉馬賴。

阿巴斯更熱情的招待馬賴，馬賴又用步槍表演了百步穿楊的功夫，讓阿巴斯更加的敬佩，馬賴大方的送了兩支步槍做爲結盟的禮物，並邀請阿巴斯到伊塔兒部落，他們在會所喝著酒，最後都醉倒在角落裡。

午后熾熱的太陽高掛在天上，山風送來微微涼意，馬賴一個人漫步在寂靜的森林裡面，他常常一個人在森林裡想事情，其實他是在等待也許時空之門會在這裡打開，讓他回到之前的時代。

馬賴低著頭走著突一顆小圓果打在他的頭上，他摸摸頭往樹上看，又向周圍樹群看了一下，他撿起地上青剛樹的小圓果，正在思索這裡的檜木群裡不應該有這樣的圓果時，笑聲從一顆大樹後面傳來。

馬賴向大樹奔去一把抱住伊娜，她掙脫馬賴往森林裡奔跑，光線幽深的檜木林裡，一條條光線從樹葉上透射下來，彷彿二人置身在夢幻的國度裡。

他們來到溪邊溪水冰涼清澈，伊娜坐在石頭上雙腳打水，她哼著古老的歌謠，馬賴也蹲下並肩坐著，伊娜輕柔的歌聲讓馬賴神情顯得有些落寞。

「被父親責罵了嗎。」

馬賴搖搖頭。

「對喔，誰叫你是未來的酋長。」

「未來。」這時候馬賴看著水面的落葉喃喃地說著。

「伊娜，你之到我可能是妳孩子的孩子好幾代以後的人……」

伊娜並不明白馬賴的話。

「你不要去跟日本人作戰好不好。」

伊娜這時候淚水在眼眶打轉。

「馬賴，不要去我怕失去你。」她哀求著。

「這是關於伊塔兒部落族人、土地、獵場的聖戰。往後所有人都會參加沒有一個人逃的過。」

伊娜的眼淚從臉頰流下來，馬賴擦了伊娜的眼淚安慰說：「傻瓜，我們部落的族人都很勇敢強壯，一定會把敵人趕出我們的土地的。」

馬賴知道這是一場勝算的戰爭，他眼角泛著淚光知道以他的力量沒有辦法改變整個日本帝國的殖民侵略事實，他緊緊抱著伊娜，這時候伊娜歇斯底里在馬賴懷裡痛哭。

他們在山洞裡過了一晚，第二天清晨他們踩著露水來到一處懸崖，看著晨曦從山嵐間的薄霧照射下來，角鷹在空中翱翔，遠方司塔庫山的後面一波波的日本軍隊正朝著他們開跋而來。

透著早晨冰涼的空氣，馬賴深吸一口氣，向對面山壁喊出伊娜的名字，不一會兒山的那一邊也傳回一聲聲的回音。

伊娜、伊娜、伊娜。

颱風過後，日軍從台北駐地出動二百三十名精銳的砲兵，台中廳派警察一百零五名警察，桃園廳六十五名，宜蘭廳一百五十名（共計五百五十名）增援馬米山的警備線。

馬賴派出的哨兵看見大規模的部隊，趕快通知派人通知在伊塔兒的馬賴，馬賴也通知尤基納奇部落的阿巴斯商討聯合作戰。。

日軍在馬米山及太田山兩處構築堅固的砲陣地，馬賴決定先攻擊太田山的砲陣地及八五山的警備隊，

阿巴斯帶著長老們二十多人到伊塔兒，在聚會所裡烏霸赫跟阿巴斯化解之間的不愉快，馬賴把攻擊的路線給阿巴斯，要阿巴斯負責八五山警備線伏擊過往及落單的日本警察。

這時各部落由於風雨加劇，一百七十名的族人力在狂風暴雨中越過湍急溪水，由於日軍曾經吃過因為天候被襲擊的虧，所以當馬賴靠近太田山時，立刻被野砲擊散，大部份隨巴代退回伊塔兒，另一部份由馬賴帶領則留在太田山與馬米山之間支援阿巴斯伏擊過往及落單的日警備隊，由於各部落族人的糧食不足與聯絡不易下，日警又不斷增援的情況，馬賴的攻擊已經不像先前猛烈，決定先回伊塔兒，。

隔日風雨較小，日軍警立刻組成了前進部隊，準備以強力手段懲罰攻擊警備線的部落，日軍分兩隊進軍，一隊由太田山砲台出擊，另隊由馬米山出發，準備

翻過司塔庫山攻擊伊塔兒部落。

馬賴的火砲早已等在司塔庫山的鞍部準備給日軍警一個迎頭痛擊，下午馬賴的火砲終於發威讓日本的太陽旗應聲折成一半，被丟棄在山谷之間。

另一路日軍動員兩百人攻擊尤納基奇部落，小部落的尤納基奇不敵日軍的攻勢，阿巴斯決定採用火攻，漫天的煙霧日軍攻勢一度無法展開，但由於風向轉變，反而將尤納基奇部落房舍全部燒毀，所有的老幼婦孺全部逃往伊塔兒部落。

日軍開始在尤納基其架設四吋野砲砲台，準備對伊塔兒部落做猛烈的砲擊，馬賴覺得大事不妙這時候決定帶著阿巴斯去摧毀尤基納奇部落的砲陣地。

當晚趁著夜色摸黑進入尤基納奇部落，切斷了聯絡的電話線之後，爆發了嚴重的戰鬥，馬賴更衝入日軍的掩堡陣地，跟掩堡內的日軍發生內搏戰，日軍看著臉部刺青的泰雅族人，嚇得手足失措，雙方激烈戰鬥中互有死傷，尤基納奇很快被收復。

在太田山砲陣地的日軍無法得知尤基納奇野砲的動向下，又增援一百人上尤基納奇，第三天與阿巴斯帶領的尤基納奇族人爆發嚴重的衝突，阿巴斯在馬賴教導使用火砲下，日軍很快就屈居於劣勢逃下山去。

第七章 殘酷的誘殺行動

經過兩個月的高山作戰，日軍警不能順利前進司塔庫山的情況下，人員的傷亡不斷增加，日方高階軍官有人主張停止戰鬥與各部落和談，但不被總督府高層接受，於是日本警察想出了一套陰險的毒計。

日警派遣親日的味方番（降日的泰雅族人）居中協調，攜帶許多的禮物，說服伊塔兒部落與尤納基奇二個部落，在日本警察的土場駐在所舉行大和解儀式，簽定停火永不侵犯協定，和解中日方還附帶許多優厚的條件，大量供應鹽巴、布匹、藥品等日常生活所需給部落。

尤納基奇部落的多數長老們比較單純，於是在約定日期，阿巴斯欣然帶領長老數十餘族名前往和談。

有人來找烏霸赫交涉時，都被馬賴嚴格的斥責，但覺得有利可圖的烏霸赫卻不顧馬賴的反對執意要去參加，但是環烏霸赫在約定時間因為在出發前，聽烏聲占卜覺得很不吉利，決定不去而折返回部落。

尤納基奇部落去參加和談的阿巴斯和長老在土場駐在所，受到日軍豐富的酒肉熱情款待，並且人人有禮物，族人們酒醉飯飽。

烏霸赫部落不來，日警改期和談，阿巴斯派族人說服馬賴一同前往，第二次烏霸赫再次受通知出發結果和上次一樣，烏占又告不吉利，又返回不去。

阿巴斯部分長老因為受到鄭重招待，這次有年輕的族人隨行，日本警察還是跟上次一樣同樣更熱情的招待他們。

日警又通知了第三次和談，烏霸赫率領親信的長老哈用和青壯的族人二十名向土場出發，馬賴為防止日本軍警偷襲待在部落沒有隨烏霸赫前去，路上沒有遇

到不吉祥的鳥占出現，一直走到靠近土場的河岸對面便不再前進，馬賴告誡烏霸赫不可以太靠近日本人。

日本人發現烏霸赫一行人在河岸對面徘徊，隨即渡河派人迎接要他到土場日警駐在所舉行和談儀式，生性機警哈用長老要求日警派代表渡河把禮物送過來就可以，堅決拒絕到土場。

對此日軍鈴木大佐表示讓步，送去藤椅，更鄭重其事的在椅子上鋪上當時少見的紅色毛毯，其實鈴木心裡早已設下了死亡陷阱。

鈴木派手下一名警佐當和談代表，那名警佐佩著劍沒有帶任何武器經過竹搭的便橋，來到烏霸赫面前也帶了一名熟悉泰雅語的漢人通譯。

警佐獻上一袋雪白的鹽巴並表示代表日方來談判，那名警佐不斷藉機靠近烏霸赫，其實年輕的警佐是名日本劍道高手，被鈴木挑選擔任刺殺烏霸赫的刺客，趁機向烏霸赫下手狙殺，但警佐都被帶來的年輕人阻擋在十步距離外無法靠近，那名整齊服裝的警佐始終得不到機會下手。

河岸另一邊阿巴斯的族人，因為過去前兩次來和談都受到日方豐富酒肉招待，因此這次部落更是攜老扶幼一百多人前來，日方依舊擺設宴席不斷提供酒跟肉給阿巴斯他們。

稍早之前，日方躲在屋舍的警備隊員已佈置好射擊位置，狙擊手皆已經就定位，由駐在所的警察向駐在所內向周圍的樟腦商社及日警眷屬發出警告，在正午之前要關閉窗戶並栓好待在屋內不可外出，如果外出就會遭到殺身之禍，並在房舍前後設立哨所監視。

近中午鈴木看看懷錶差十分十二點，命令土場內暫時停止宴飲，假裝向在場的泰雅族人表示要紀念今天的大和解盛會，請土場內的阿巴斯族人不分大人小孩全部排排站好。

日方假裝殷勤的集合所有人靠山壁站去，指揮官鈴木也假意站在中間表示要合照，他看看懷錶抬頭向上摸摸帽沿，暗示設在土場的槍口待命完畢，子彈都已經上膛，鈴木輕鬆的走向相機前方拍了拍手要其他日本人離開，另一方槍口則是瞄準坐在隔岸烏霸赫所坐的紅毛毯，駐在所內警備隊員則是將槍口指向排隊等著照相的男女老幼。

被鈴木派去作狙擊任務的那名日本警佐，在接近十二點前頻頻看錶，臉上也出現不安的表情，在十一點五十八分時他故意快步向外走去，離開烏霸赫的坐椅十公尺遠。

十二點整，狙擊烏霸赫的槍手叩下板機，槍聲劃過寧靜的山區，日本警佐伏在地上，壓低身體向河邊跑去，烏霸赫旁的族人以身體擋在前面保護他，子彈如飄雨四散飛來，多人陸續中彈倒地。

烏霸赫在狙擊手裝填彈藥時，反應很快地跑入後方山溝內，山溝內有樹木掩護，很快就跟隨親近族人逃走。

在土場內的阿巴斯族人，多數人在喝醉酒行動欠靈活之下，被機關槍亂槍打死，許多在前排矮小的兒童，在第一波的槍擊中陸續倒下，子彈穿過兒童赤裸的

身體應聲倒臥在血泊中，鮮血從口鼻流出；倒下時睜著圓滾滾大眼看著日本人的機關槍的子彈無情殺戮自己的族人，阿巴斯倒下時頭上一個姆指大的彈孔貫穿。

逃回部落的烏霸赫派族人通知尤基納奇部落的人，尤基納奇族人的悲慟的哭喊聲響徹山谷，烏霸赫也誓言討回這場血債。

從這次殘酷的誘殺行動之後，也讓較小的瓦格斯部落很快就放棄反抗，攜帶槍械投降歸順日方。

會所裡裝點著凝重氣氛，大家心裡有沈重的壓力，尤基納奇部落的長老把手邊的木枝丟向火堆站了起來，用高亢的語調激動的說。

「我們部落將不惜任何代價，跟敵人決一死戰以報之前土場的血債。」

馬賴知道未來他們的情勢會越來越劣勢，幾次的游擊戰造成族人的死傷嚴重，可作戰的人數不及一百人，而日本軍警卻不斷不斷增援，幾個月下來的連續作戰族人的士氣也逐漸影響，很多英勇的青壯族人在戰鬥中陣亡，有許多人逃出部落在森林裡面流浪，部落的情況越來越惡劣。

馬賴氣餒的坐在角落裡，幾場戰役下來，他幾乎到達了崩潰邊緣，面對日軍愈來愈猛烈的攻勢下，先前的伏擊變得無效和危險，他心裡的害怕跟恐懼慢慢擴大。

會所裡面的二十多人或倒或睡，馬賴無助的靠在牆上看著他們，這時候他閉上眼睛不知不覺的睡著，身體輕飄飄的浮了起來。

他感覺到自己回到馬告部落，見到了許久不見的族人，瓦旦雜貨店外自在聚集在一起喝酒聊天的族人，在教會禮拜時裡族人聆聽牧師講道的神情、河床上整齊羅列的高冷蔬菜區，他舒服的躺在柔軟的彈簧床上聽著CD唱片，看著白雲飄過，他優閒的騎著摩托車在山路上狂飆。

突然一陣轟隆巨響，讓馬賴整個人從地上震起，這時候遭受到太田山砲台重砲的攻擊，會所許多人在砲聲中驚醒紛紛四處逃竄。

馬賴站了起來衝出會所，看著遠方的太田山砲台，日軍已運來威力更強大的十二吋臼砲，雖然射程未到達伊塔兒部落但強大的爆炸威力讓馬賴心裡籠罩著一層陰影，砲擊在太陽升起前停止了。

接連幾日，典型初冬的高山天氣雲霧夾雜著凜烈的寒風，總督佐久間正式下令，駐屯宜蘭廳的軍隊增援，沿著蘭陽溪繞經留茂安部落進軍，一路由桃園西堡溪進攻、一路由新竹的太田山進攻，三路夾擊伊塔兒跟基納奇部落的殘餘勢力，十二月初大軍浩浩蕩蕩上山新曆年第一天日出日軍就要在伊塔兒部落高喊萬歲。

尤基納奇跟瓦格斯部落族人也集結在伊塔兒部落，準備伏擊來犯的日軍，由於山區天候惡劣，日軍軍隊掩體堡壘工事並不順遂，於是馬賴決定開始以游擊的方式對馬米山到太田山的日軍攻擊，日軍也開始由馬米山及太田山上的野砲轟擊埋伏在森林的泰雅族人。

馬賴跟尤基納奇部落的族人也開始回擊漸次加劇，瓦格斯部落支援的族人也陸續加入作戰狙擊日軍，這時候讓警備線上的日軍陷入苦戰。

太田山十二吋臼砲發揮強大的爆炸威力，立刻讓各部落的攻擊陷入癱瘓。

山區的天候愈來愈惡劣，多數的瓦格斯部落和基納奇的人受不了寒冷的天候，紛紛放棄作戰回到自己的部落。

這時的攻勢已大不如前，此時宜蘭前進的日軍更是大舉壓境出現伊塔兒部落的後方，日軍又增加二百名輕裝的游擊隊深入伊塔兒下方的泰岡溪，在泰岡溪暴漲的溪水邊，巴代帶領的十名族人跟日軍爆發衝突，激戰了進兩個小時巴代在內的族人全數被日軍殺死。

宜蘭援軍的砲陣地完成後，配合太田山上十二吋臼砲採取了三方輪流砲擊的疲勞轟炸方式，欲使伊塔兒族人疲於奔命，達到瓦解擊潰伊塔兒部落的目的。

烏霸赫和全部落的族人聚集在聚會所裡，屋外正下著大雨，有的族人倒頭睡去，有的人整理槍隻彈藥，有的長老抽著煙斗山頭上厚重的雲霧圍繞在山頂，遠方的砲擊聲停止了。

馬賴沒有看過烏霸赫這麼疲累的感覺，心裡有種不祥的預感，看著僅剩下的婦女老幼。

烏霸赫把馬賴叫到前面用游絲般低沉的語氣說。

「馬賴我老了，你明天帶著部落所有的婦女、小孩去投靠後山的巴卡部落。」

馬賴點點頭沒有多問，走到角落的木床上倒頭睡去。

第二天天未亮，烏霸赫召集所有的男子，親自帶領他們伏擊駐紮在泰岡溪河床上紮營的日警。

出發前他向馬賴說記得他說的話，長老哈用會帶他去巴卡部落，說完就帶著五十名族人離開部落，馬賴望著他們的背影突然哽咽想哭，他忍了下來回到聚會所，帶著百餘人的小孩婦孺往山上走去。

到達泰崗溪前烏霸赫利用了山壁蟠蝟的天險，派出了三十名主力的族人偷偷潛到日警的駐紮地，趁著天色昏暗的特性埋伏不動，同時派遣其他人六人組成一組游擊隊，從不同方向攻擊日軍的警戒線，等所有族人就定位後烏霸赫一聲令下，游擊隊從四面八方突擊日軍，這時候日軍不知道敵人攻擊從那個方向來還擊。

埋伏在後方擔任主力的族人便趁機突襲後方空隙，日軍被突如其來的攻擊，嚇得潰散，逃入樹林的日軍多半被地上陷阱內的刺竹給刺死傷亡慘重。

伊塔兒族人在低沉的士氣裡打出漂亮的一戰，在勝利的背後卻將面臨更殘酷的命運。

這次烏霸赫的突擊大大激怒日方火炮指揮官石野，下令以更猛烈的砲擊嚴厲的懲罰伊塔兒部落的族人。

回到部落的烏霸赫沒有多久就遭遇砲擊，砲彈從四面八方以伊塔兒為目標，烏霸赫的會所被砲彈擊出，烏霸赫被砲彈彈了老遠他望著周遭支離破碎的族人，不由放聲大哭砲聲掩蓋了他的無助和呼喊，伊塔兒部落完全被摧毀。

日軍佔領伊塔兒部落後，放火燒毀所有屋舍，所有的日本軍人更在廣場中央高喊萬歲。

山嵐佈滿了低沉的雲霧，山裡的能見度不佳，馬賴看著遠方隆隆的砲聲不斷

的從部落方向傳來，他跟哈用長老讓部落裡的老弱婦孺躲在另一座山的山溝裡，望著遠方濃煙竄起。

正午時，砲聲停止馬賴心裡開始擔心，這時候日軍警已經進攻到伊塔兒部落，馬賴跟哈用長老低頭竊竊私語後，帶著槍跑向伊塔兒的方向，這時候伊娜跟著他的後面，他拉住馬賴的手要他不要去。

「馬賴不要丟下我離去，我不要你離開我，我要跟你一起去。」

馬賴搖搖頭說很危險，伊娜緊緊抓著他的手不放，馬賴握著她的手說不要擔心，過一些時候我會去山洞那裡找我我會在那裡等妳，說完便匆匆往伊塔兒方向奔去。

第八章 獵人巫瑪斯

山徑上靜的沒有一點聲音，巫瑪斯低著頭快步的前進，雨鞋踏在厚實的黑色土壤上輕而低沉，不驚動正在姑婆芋葉子上睡大頭覺的樹蛙。

巫瑪斯要趕在太陽開始下山前到達他的獵寮，這處隱密的獵寮充其量只是利用地形上的缺陷用樹枝堆疊而成的低矮窪地，遠遠看去像極了一堆乾枯的樹枝糾結在一起，如果以現代人的眼光看來應該更像是廢棄的鳥巢。

巫瑪斯很快低頭鑽入了滿是枯葉的洞穴，他沒有太多的時間去注意頭頂上隨時有坍塌可能的枯樹，他記得距離上次使用這裡已經是去年秋天的事了。

巫瑪斯身體靠在斜坡上專注的看著頭頂上方，他的眼神充滿著等待，佈滿皺紋的手緊握著獵槍，當太陽偏移了二十度之後，一陣吵雜的聲音由遠慢慢接近，頭上的樹葉開始沙沙作響。

巫瑪斯屏住自己的呼吸從樹縫間看去，在太陽背光的作用下一團黑色毛絨絨的東西在樹冠上快速的擺蕩，不久越來越多的黑色光影一隻接一隻從他頭上經過，他們像是一直快速移動的游擊隊。

巫瑪斯知道這是他們的必經之路，這群快速的部隊還是會經過這裡，他還有一點時間很快的往上一處懸崖上方，他趴在地上小心翼翼的把帶來的黑色火藥分裝好倒進槍膛，一顆顆銀亮的彈丸放進他的槍管裡。

他選了一個視野遼闊的山頂，射程涵蓋眼前所有森林的樹冠，以巫瑪斯長年在山上打獵的經驗，通常在一百公尺以內的獵物都難逃他百發百中的槍口下。

他把槍靠在一處石頭上，遠處的山嵐正圍繞著一朵朵的白雲，部落的四周密布著一塊塊的果園，近幾年許多林地被闢成果園引進了新品種的水果種植，遠遠望去像是衣服上的補丁片。

一個天氣晴朗的早上，一台名貴的吉普車出現在他家的廣場，一個嘴角沾著檳榔渣身材肥胖的中年男子下車，一見到巫瑪斯就客氣親切的跟他問候。

「巫瑪斯沒有去工作喔！」

五十幾歲的巫瑪斯打著赤腳剛從他的菜園回來，他趕緊穿上拖鞋請這個中年男子到家裡坐，他的太太趕忙倒水招呼這個上門的貴客。

「巫瑪斯孩子有回來嗎，聽說在都市生活很不容易。」

男子大口喝著茶說著不著邊際的問候語，巫瑪斯看著他靦腆的笑了笑。

「年輕人有自己的想法。」

「巫瑪斯我的民宿跟餐廳裡面有欠人要不要叫孩子回來做看看。」

巫瑪斯的太太立刻興奮的說真的嗎，男子放下茶杯挺著圓滾滾的肚皮比手畫腳說著準備擴大民宿跟餐廳規模的計畫，巫瑪斯也曾經在他的農場做過臨時工，幫他伐樹整地種植一些高經濟的高山水果。

「巫瑪斯你知道嗎每年上山的遊客越來越多，果園跟民宿的工作我都快忙不過來，叫孩子回部落跟我做一定有前途，只是.....」

突然老闆話鋒一轉開始面有難色起來，似乎有難言之隱，巫瑪斯看著前面的老闆，只要他的果園需要工人都會透過中間人到部落來找臨時工，其實不必他親自出馬。

「巫瑪斯目前我有一些困難想要你幫我解決，我想今天來這裡你一定要幫我的忙，不然今年山上幾萬棵的桃子全部都化為烏有，損失很多錢連帶也會影響民宿的生意。」

這個老闆有一點焦急哀憐的語氣。

「今年的猴子越來越可惡，快收成的桃子都快被他們破壞光了，我們用盡各種方法都沒有效果，我聽你們族人說你是部落裡最有經驗的獵人，所以.....」

巫瑪斯聽完果園老闆的話心裡有了一個底，他大概知道了整件事情的輪廓，他終於瞭解這個經營果園跟民宿的大忙人不會平白是爲了他喝茶聊天。

「巫瑪斯那群猴子平常一下山就是一群，每次都肆無忌憚的破壞果園，你看這樣下去收成的季節馬上就要到了，觀光客如果發現沒有桃子就不會上來，今年很多人都要喝西北風了。」

巫瑪斯皺起眉頭沉思了很久。

「老闆我不是不想幫忙，我們族人是不獵猴子的，從以前長輩傳說猴子是我們祖先的兄弟變的，我們都把猴子當做是我們的親人，上山打獵的時候都跟他們和平相處，殺猴子是會被祖靈降下不好的詛咒。」

果園老闆聽完巫瑪斯的話突然哈哈大笑了起來，他張著他的血盆大口。

「現在都什麼時代了，你還把這樣的神話當真，界門綱目科屬種國中生物課本連我讀國小的兒子都知道，猴子怎麼跟人是親戚呢，休漢垢啦！（台語，太扯了）難怪你們部落都沒有辦法開發，你們族人都跟不上時代賺大錢。」

老闆的聲音越來越激昂，比起之前叫巫瑪斯獵猴的態度截然不同。

「巫瑪斯你看很多人怎麼賺錢，不能老是靠跑山上打獵會餓死，要用頭腦錢賺錢不要太死腦筋，今年如果沒有那幾隻猴子的破壞，你看我可以賺更多的錢。」

他的太太在一旁欲言又止，巫瑪斯看著裘古的眼神知道她想說什麼，他知道這幾年經濟不景氣在城市從事板模工的孩子生活也不太順利。

眼前這個四十出頭從山下到山上買土地的漢人，靠著新的種植技術跟大量宣傳的行銷手法，短短幾年間打著高山蔬果名號開餐廳民宿口號，每年盛產期吸引很多的遊客爭相上山來購買他的高山水果，山下遊客的消費行爲的確也帶來了部落新的建設。

巫瑪斯坐上果園老闆的吉普車到到了果園，躲進了附近的工寮裡面，接近傍晚時分一隻猴子出現在一處樹頂上，探頭探腦的在果園附近跳躍，在果園四周繞了一圈之後又跳上的樹頂，開始仰起頭發出聲音。

「猴--猴--猴--猴」

聲音短促忽遠忽近的叫喚著，不久一隻接著一隻的猴子輕巧的從樹枝上面盪到果園上方的樹林，一隻體型較大的猴子率先跳下果園，接著其他的也陸續跟著進入。

一群猴子進入果園之後，他們像人一樣輕易的用手指剝開紙袋，大口大口吃

著裡面的桃子，沒有成熟或吃不完的桃子就隨地丟的地上到處都是。

早一步果園老闆已經衝出工寮趕緊拿起爆竹丟向猴群，猴子們聽見爆竹之後不慌不忙的跳上樹林觀望，他滿口髒話邊丟邊走回工寮，巫瑪斯只是在一旁靜靜的看著。

「幹！西搞杉阿（台語：死猴子）！巫瑪斯保育類東西要小心我不會跟人家說，不要在我的果園做到山上去會比較好，你孩子的事我會安排叫你太太不要擔心。」

巫瑪斯望著成千上萬套著白色的紙袋的桃子，腦海裡出現了一張張藍澄澄的鈔票裹在裡面，打開滿山的紙袋堆起來的鈔票可能會把他給淹沒，巫瑪斯知道果園老闆花這一點錢對他來說其實是很划算的。

天色漸漸暗了下來，巫瑪斯聽見了猴群擺盪在樹林之間的聲音，他趕快把槍拿起來屏住呼吸瞄準了前方，心裡開始盤算只要帶頭的猴王進入他的射擊範圍以內，他就可以開槍的把猴王射擊下來，巫瑪斯手指輕輕的放在板機上，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

一隻母猴背著巴掌大的小猴子快速擺盪在樹上，小猴子緊緊抓著身邊的母猴，有時候母猴一個大擺盪差一點把掛在身上的小猴子甩到樹下，圓滾滾眼睛的小猴子緊張逗趣的模樣讓巫瑪斯差一點笑出來。

當巫瑪斯想起猴王的時候，猴王的身影在樹林間稍縱即逝，巫瑪斯開了一槍巨大的聲響穿過山谷消失在樹葉之間，他趕緊抓起了槍站了起來，望著猴群離開的樹冠瞬間恢復了平靜。

天色漸漸暗了下來，巫瑪斯走回他的獵寮，他在外面撿了幾根枯材升火煮了一鍋飯，吃完飯後他窩進了他的巢穴裡靠著小火堆的溫暖安穩的睡去。

第二天巫瑪斯持續找尋猴群的蹤跡，他從不擔心手上沒有地圖而迷路，他的腦子裡似乎無時無刻烙印了一張精密的地圖，在沒有指北針的指引下他的登上了一處視野遼闊的稜線，巫瑪斯站在高處瞭望整個森林仔細觀察樹貌生長情形，他鋒利的眼神彷彿穿透了樹冠，四處游走在茂密的樹林之間找尋猴群的信息。

巫瑪斯快速的走下山脊往潮溼的水源地前進，他停在一個水草茂密的水邊蹲在地上小心翼翼撿起地上的糞便，他喃喃自語的說是水鹿。

正當巫瑪斯專注著地上的時候，隱約聽見遠處傳來了人們說話的聲音，他豎起耳朵往聲音的方向看去，聲音慢慢接近巫瑪斯時一群背著背包的登山客正緩步的走著，看見巫瑪斯便停下了腳步。

一行人在海拔一千多公尺的高山上相遇，當巫瑪斯看見這群年輕人臉上立刻展露了泰雅族皺褶的笑容。

「你們好啊！來山裡玩嗎。」

對方的人也跟巫瑪斯打招呼，他們相互親切的交談起來，原來這群上山的年輕人是大學的登山社，準備要去找尋一座衛星空拍的高山湖泊。

巫瑪斯知道他們說的那個湖泊，他想起小時後候父親經常告誡他傳說在司塔庫山裡面有一座可怕的湖，他們要找的湖就是他父親口中只要看到湖水就會奪去靈魂的湖。

從傳說至今部落族人對那一座湖避之唯恐不及，他們都相信看見湖泊的人必會遭致噩運，族人在打獵時都盡量避免進入那一座充滿詛咒的司塔庫山區，巫瑪斯嚴肅的看著他們。

「你們可能走錯地方。」

領隊趕緊從腰包拿著地圖指著一處密密麻麻等高線上的紅叉叉說。

「大哥你看根據衛星的空拍記錄大概就在地圖這個地方，我們翻過這座北得拉曼山可能就到了。」

巫瑪斯還是搖搖頭沒有這個湖趕快下山，而且他們走的這條山路很久都沒有人行走了十分危險，山上如果起霧以後就會很快把路蓋住，很容易失足掉落百公尺的山谷底下粉身碎骨。

巫瑪斯很誠懇的勸說著登山隊趕快下山，可是一群人卻不把巫瑪斯的話當一回事，其中一個人催促著領隊趕快上路，領隊從背包裡拿出一條巧克力塞在巫瑪斯的手裡然後拍拍他的肩膀，一行人開始繼續前進。

巫瑪斯看著他們的身影再看看手上的巧克力，他大聲的用很重的泰雅口音跟他們說。

「山路如果起大霧就不要前進趕快下山。」

一行人匆忙的上路沒有理會巫瑪斯在後面說了什麼，他們低著頭繼續行進。

「剛才嚇死我了那個泰雅族人跳下來的時候，看他那個樣子我以為他是野人，真怕他把我們全部生吞活剝了，後來發現簡直是對牛彈琴。」

「我看他是怕我們壞了他的好事吧，這些原住民最喜歡欺負弱小的野生動物了。」

說完有人低頭笑了起來，有人立刻補上說，還好學長聰明用巧克力讓我們脫身，不然多來幾個原住民我看連背包都要給他們了，說完大家一陣哈哈大笑繼續趕路。

傍晚他坐在獵寮外面抽煙，腦海裡面一直重覆今天遇見的那群大學生，他覺得是不是自己老了跟不上時代，難怪部落的年輕人笑他生活在遠古的時代，他靠著眼睛辨別稜線色調的變化聞樹的味道在山上行走的傳統落伍了，他搖搖頭不知道現代年輕人怎麼想。

連續兩天，巫瑪斯在山上不斷在山上行走巡視著他的獵場，突然他察覺到風的走向有些怪異，他抬頭看了一下前方，雲霧正快速的吞噬整座森林這時候氣溫也陡降了幾度，天雖然亮著但已看不見任何景物，巫瑪斯很快收拾起地上設置陷阱的鋼索，在樹林一片灰茫茫中小心的回到獵寮裡。

巫瑪斯坐在獵寮烤火，他知道這幾天天氣會越來越惡劣，泰雅族人相信有雨和霧的天氣會招來惡靈，他開始收拾起獵寮裡的物品準備明天天一亮就離開森林等明年再回來這裡，夜晚來臨時他帶著槍走向外面裝填著彈藥高高的舉起扣下板機，巨大的聲響立刻迴盪在群山之間。

隔天天一亮巫瑪斯拆下雨篷，趁著下午的雨霧來臨之前把所有獵具都收回來，他走在獵徑上巫瑪斯感覺到不尋常的氣息，他停下腳步有一種不好的預感油然而生，他往籠罩著陰森雲霧的司塔庫山望去他彷彿聽見了一些吵雜的聲音，直覺聯想到前幾天遇到登山的大學生，他們一定遇上麻煩了。

他快步的行走在陰沉的天氣裡突然又想起小時候父親跟他說過的話，小時候父親總是告誡他不可以進入司塔庫山那是泰雅族的禁地裡面有一個奇怪的湖，巫瑪斯不確定他們找的湖是不是傳說中只要看到湖水就會奪去族人靈魂的鬼湖，實際上他從來沒有看過或到過這個湖泊，早知道那群大學生是要找傳說中的鬼湖的話他一定極力阻止他們。

巫瑪斯回到獵寮，他在山脊上聽到的聲音一直圍繞在他的耳邊揮之不去，那

群大學生走的日據時代的古道平常部落的人都不走，因為那條路是日本人為征伐他們泰雅族人開的山路，巫瑪斯的祖先曾經在這條路上和日本人慘烈的戰鬥死傷無數，也有老人稱它為鬼火之路，光復之後國民政府曾經利用這條路運送珍貴巨大的木材下山，直到樹木都砍光了才廢棄不用。

巫瑪斯知道那群年輕人可能遇到了一些麻煩，他想還是勸他們下山好了，他收拾行李帶著槍背上籐籃計算著他們腳程，如果他們是在他心裡想的那座山的話以他的腳程一天之內就可以就追到他們了。

巫瑪斯循著北得拉曼山之前林務局開採珍貴檜木開闢的小徑追蹤，原本讓卡車通行的路現在只剩下荒煙蔓草模糊的路徑，他很快的走了一段很長的路這些山路對這個長年在山林行走的老獵人來說如履平地。

巫瑪斯很快找到了他們晚上紮營的地點，他停下來看周遭的樣子狀況，看起來這群年輕人走的很從容連廚餘垃圾都做了掩埋的動作。

巫瑪沒有停留很久繼續趕路要追上他們，追蹤對泰族的獵人來說並不困難，循著地上的草跡跟著走絕對不成問題，前進的路越來越不明顯倒木跟野草蓋住了學生們行走的路跡，一路上很多處地方必須要上上下下的高繞路，下午的時候途中下起了雨，雨越下越大巫瑪斯很快的用姑婆芋的葉子搭了一個圓形的避難小屋，雨滴滴答答打在姑婆芋的葉子上，他窩在裡面整整包一個晚上。

第二天巫瑪斯繼續趕路，雨水已經讓地上的足跡模糊難辨，他靠著敏銳的嗅覺來感覺他們的方位，一路上巫瑪斯想不透為什麼這群學生一定非要找那座湖不可，他花了很多的找尋這群大學生行進的路線。

巫瑪斯看著外面模糊的景物，天色陰暗如鬼魅般的森林透著不安的氣氛，巫瑪斯顯得有一些猶豫不決，他用泰雅族語嘴裡唸唸有詞，是安靈詞（族人對山川神靈的敬詞）。

他希望那群登山的學生在山上能平安，巫瑪斯很虔敬的唸完祈禱文之後，進入了司塔庫山，他希望山上的惡靈不要騷擾那群大學生，這座泰雅族人的禁山不像想像中的好走，森林裡面佈滿了各種大大小小崎嶇不平的岩石，山頂的怪石延伸在樹木之間，許多樹也攀附在石頭上讓樹幹看起來彎曲猙獰，即使像巫瑪斯這種經驗豐富的泰雅族獵人也顯得十分吃力。

潮溼陰暗的森林一點聲音都沒有，地上積滿了厚厚一層腐植土混雜著樹葉，巫瑪斯踩在上面雨鞋好幾次陷入了當中，他原本循著那群學生前進的路徑走進來，卻發現進入樹林之後腳印完全不見了，巫瑪斯決定山頂雲霧下來之前不再深入森林，他想也許那些年輕的學生早已離去下山回家去了。

第九章 迷霧森林

一天早上在高山派出所值勤的警員巴杜，突然接到分局裡一通緊急電話，電話記錄上裡說，請清查派出所的轄區內是否有平地五名登大雪山的學生登山隊出現。

警員趕快騎著摩托車，跟主管分別在山地的各個產業道路搜尋，詢問部落的人就是不見登山學生的蹤影。

警員馬上回報說沒有見到，這個時候警員心裡有種不祥的預感，正如他所料

，發生了山難，這一隊知名大學的登山社正是巫瑪斯在山上碰到的學生，在攀登南湖大山及大雪山預定下山的時間裡面失去了失去聯絡。

縣分局在高山國小成立救難指揮所，消防屬也派出二架UH-1H搜救直昇機進駐國小操場待命，適時配合做三度空間的搜索，鄉長更發動全鄉最有經驗的老獵人及山青，共百餘人協助搜尋八名大學生的蹤跡。

七月的天候，受颱風近逼台灣的影響顯得愈來愈惡劣，這時候山區籠罩在低靄的雲霧裡，指揮所的教室內排坐著鄉長、警察分局長、大學校長、教官、飛行員及焦急等待的家屬，後面則是站著成群的新聞媒體，大家目光放在前面穿著整齊制服對著地圖作著簡報的指揮人員，每個人面色凝重的盯著前方圖表。

泰雅族人的獵人們在教室角落聽著由分局長、救難專家輪番講解地圖，參與搜救的山地青年及老獵人紛紛不耐煩的聚集在走廊上抽煙聊天。

其中一個老獵人巫瑪斯抽著煙一臉憂愁，他心裡自責的應該板起臉孔趕他們下山，聚集看熱鬧的民眾來來回回在教室外探頭探腦觀看，場面猶如嘉年華會，巫瑪斯看著陰沈的天氣低著頭神情凝重，他覺得失蹤了好幾天的學生恐怕是兇多吉少。

下午三點，冗長的會議終於結束，鄉長召集泰雅族人的高山嚮導們，這時候巫瑪斯跟鄉長說幾天打獵時看過他們，鄉長根據巫瑪斯的線索分配任務，再配合消防隊人員提供的路線分別派出山青由北得拉曼山往南湖大山一帶開始搜尋。

所有搜救的人員開始跟時間賽跑的任務，他們知道學生們的生命正一刻一刻的消失絲毫不能等待。

這群大學生組成的登山隊，原本安排七天的尋找衛星空拍高山湖泊的計畫，領隊大韋在走了五天後，發現自己在地圖上標不到現在的方位及營地，先前的行程也複習過許多遍，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他心裡懷疑為什麼老是見不到上次印象中熟悉的雪山山頂，加上現在四周籠罩著陰森的雲霧，更感覺到莫名的恐懼悄悄從心底油然而生。

整整一天的時間他們沒有停下來一直不停的走著，他們在一處高山芒原轉離山徑之後，開始路變得非常不好走，他們往上爬過一座八百呎高的山坡，五名隊員有二人開始有高山缺氧脫水的現象，下雨的關係山上的溫度也隨之驟降二度，他們走過高山箭竹林時全身已經濕透發抖，一行人來到一處較平坦的地方佇足休息了一會兒，瞬間大片的雲霧追上他們，他們完全籠罩在十里迷霧當中，一下子伸手已不見五指。

隊長大韋看看錶時間是下午三點五十分，他判斷現在的季節高山五點鐘天就黑了，如果在迷霧中趕路，恐怕會造成更多的危險，於是叫隊員們將身上的裝備卸下，開始紮營等明天霧散再啓程下山。

每個人勤快的做著自己的工作，隊長大韋解開身上的背包打開袋子，拿出地圖及指北針判定方位，其他隊員用汽化爐燒水煮東西，八人帳這個時候也搭好，隊員們吃完晚餐後都躲進帳篷內。

大韋最後才進帳棚，他把塞成一小包的鵝毛睡袋拉開拍拍鬆，看看周圍其他

同學早已累的蜷縮在睡袋裡，外面的天色也逐漸陰暗，他打開了GPS衛星定位系統卻讀出了一堆亂碼，他拍了拍GPS還是顯示一堆他看不懂的符號，帳棚外風呼呼的吹著，他躺在漆黑的高山芒原裡度過寒冷疲累的一夜。

早晨在吃完最後僅存的早飯後，迎面來的水氣讓人感到十分的潮溼，負責器材裝備的雲堯在收完濕漉漉的帳篷時，終於忍不住自己的脾氣質問隊長大韋

「學長到底還要走多遠才到衛星空拍司塔庫山的高山湖泊。」

大韋站起來看著滿山詭譎的雲霧，他心裡清楚的知道，隊員們的害怕不是沒有道理，如果現在自己承認迷路，將會造成整個隊伍士氣低落，情況會比現在更糟糕。

出發前隊員中有人情緒開始焦躁不安，隨隊的女生心如走近問大韋。

「大韋學長，我們是不是真的迷路了。」

大韋對每個來問他的人都鎮定回答的說：「不要驚慌，只是霧大，我們一定要沈住氣，認清方向就不致於迷失在山裡面。」

其實大韋的心中早就有一個清楚的答案他們真的迷失在山上了，他知道下去的路會比想像的更難行，他當初簡單的以為這一趟不太難的雪山縱走，卻在各種環境氣候不利的因素下勉強成行。

他突然回想起在第三天時，在山路上遇到一個泰雅族人巫瑪斯的情景，泰雅族獵人誠懇的對他們勸告。

「你們可能走錯地方。」

他覺得自己沒有錯還趕緊從腰包拿著地圖指著一處密密麻麻等高線上的紅叉叉指給泰雅族人看。

「大哥你看根據衛星的空拍記錄大概就在地圖這個地方，我們翻過北得拉曼山可能就到了。」

巫瑪斯搖搖頭說沒有這個湖要趕快下山，而且他們走的這條山路很久都沒有人行走了十分危險，山上如果起霧以後就會很快把路蓋住，很容易失足掉落百公尺的山谷底下粉身碎骨。

巫瑪斯很誠懇的勸說趕快下山，可是他們一群人卻不把巫瑪斯的話當一回事，他還從背包裡拿出一條巧克力塞在巫瑪斯的手裡然後拍拍他的肩膀，一行人開始繼續前進。

巫瑪斯看著他們的身影再看看手上的巧克力，他大聲的用很重的泰雅口音跟他們說。

「山路如果起大霧就不要前進趕快下山。」

大韋現在回想起來有些懊惱，當初聽了那個他們認為看起來不怎麼樣的原住民現在應該不會落得這樣的下場，國立大學法律系大四的學生的他，從小就對高山充滿著好奇跟挑戰，只要從家裡頂樓望向東方墨綠色層層疊翠的山脈就深深吸引著他，高中時期的他便加入了登山社，大學之後跟著學長南征北討登過無數的大小山岳，這次的雪山縱走的自信來自於他多年豐富的登山經驗，這次是他擔任社長的第一次縱走活動，藉著找尋神秘的高山湖泊也讓新加入的社員欣賞雪山山脈的自然美景。

但這次卻讓他徹底對山的變化失去了判斷，他開始相信老前輩曾經跟他說過

山是有生命的形體，他也應該聽從那個路上遇到泰雅族人的勸告。

這時候因大霧迷失在高山的五名學生緩慢的行走在高山箭竹林，迎面而來厚重的霧氣使隊員們開始背負進水沉重的裝備，沿著狹窄模糊的山徑不停走著，全身被迎面的水氣侵襲淋濕，路徑越來越模糊難辨。

他們走下碎石的岩壁，進入一片種滿柳杉木的森林，濕冷霧氣讓五個人頓時身陷絕境之中，包圍著他們的大霧越來越濃厚，他們開始努力的想如何在這片杉林裡找到出路。

有隊員開始躊躇不前，大家都累得差不多了，現在的處境也越來越艱難，他們不斷的丟棄不必要的裝備，當他們來到一處岩壁區，附近有著大大小小的岩塊，地勢也逐漸變的陡峭難走，突然有人從一塊筆直的岩壁上摔落下來，連滾帶翻的從山壁滾了下去，大家愣在原地迅速的衝下山谷救援。

全部的人圍在他身邊，隊長大韋輕輕卸下他身上的裝備說：「老K你覺得怎麼樣。」

躺在地上的隊員老K意識清楚說腿隱隱作痛，小腿部有明顯的外傷，褲管上都是血，隊長研判老K有骨折現象又拿起紗布先替老K作包紮止血，再請其他人把他的腳用樹隻固定住，這時候老K不斷的顫抖，嘴裡不斷的說好冷。

這時候全部的人已經全身溼透了，大韋脫下自己的外套蓋住老K，全部人沮喪的呆坐在一旁，四處除了霧之外沒有一點聲音。

大家不斷的用身上的夾克覆蓋老K，避免伴隨著意外而來的休克，下午三點多濃霧逐漸散去，不遠的岩壁出現出一個山洞的形狀，大韋起身往山洞方向走去，看到了一處由大石頭推擠而成的三角岩洞。

「喂！快來看有山洞」其他人紛紛跑了過去。

隊長大韋和另一位同學雲堯，拿起手電筒向洞內探查，發現洞內十分寬敞乾燥，在確定沒有野生動物的情況下，隊長大韋向所有人說真是太棒了，大家合力把受傷的老K抬進洞裡，爲了讓老K舒服一點，大家用睡袋鋪了一個床。

隊員中二個女同學，因爲受到一些風寒而冷的靠在一起發抖，在進入山洞後，大韋很快的點亮了汽化燈，讓洞內看起來明亮溫暖，現在看起來至少有了一個溫暖的地方休息。

大韋從背包把GPS打開，發現上面出現了很多亂碼根本不能使用，他打開地圖根本不知道自己目前身在何處無助的翻著，所有的人在飢寒交迫的走了一天之後，都疲累得靠在牆上，大韋看著他們想著現在的位置到底在什麼地方。

雲堯開口說：「學長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我們去求救。」

大韋走到洞口探頭出去看了看外頭，洞外依然下著濛濛細雨，大韋回到洞裡靠在牆壁眉頭深鎖說：「雲堯要冷靜現在出去情況只會更糟。」

整整一天他們又餓又累，同學們仍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他們帶來的乾糧已經差不多快吃完了，大家就在山洞裡意識恍惚的睡著了。

當洞外透出一點亮光時雲堯好像在地上發現了什麼。

「大韋學長這個山洞好像有人住，你看那個石頭跟地上好像是睡覺的地方」

大韋看了地上一眼淡淡的說。

「那可能是之前原住民打獵的時候睡覺的地方吧。」

大韋跟雲堯累的靠在一起昏昏睡去，不知道睡了多久，大韋突然被一些聲音吵醒，這時候洞穴外刺眼的光線讓他看見一團模糊的小黑影，小黑影用手翻動他們的東西，吃著昨晚他們剩下的食物，他朝向黑影大喊了一聲。

「是誰！」

黑影很快的丟下鍋子轉身往外跑了出去，雲堯也被突如其來的叫聲驚醒，很快追了出去，小黑影在灌木叢裡面逃竄，大韋一路緊追著終於在一處小山溝縱身一跳抓住了他。

雲堯匆忙趕來，他興奮的大喊是山羌嗎，那我們有東西可以吃了大韋翻著地上壓著的黑影，竟然是一個全身赤裸頭髮都糾結在一起骯髒的小黑人，小黑人露出了圓滾滾驚恐的眼神全身不停的顫抖。

「你是誰，從哪裡來為什麼要偷吃我們的東西。」

小黑人只顧著全身發抖一句話也不說，他害怕的看著大韋跟雲堯，大韋猜這個小孩一定在山上迷路好幾天餓壞了。

「小朋友你住在哪裡！」

大韋語氣溫和的對著小黑人說，小黑人只顧著發抖。

雲堯跟大韋說有這個小孩出現表示這附近應該有人住才對，我們可以叫這個小孩子幫我們帶路，那我們就有救了，大韋跟雲堯高興的圍著地上的小黑人。

「小朋友有我們迷路了你可不可以帶我們離開這裡。」

小黑人嘴裡喃喃地重覆說著「馬利古、馬利古」

大韋跟雲堯聽不懂小黑人說的話，正納悶要如何跟小黑人溝通時，小黑人趁兩個人談話時一個不注意一溜煙的跑進樹叢裡面消失了，他們起身追了一會卻沒有追到。

他們回到山洞看見其他人還靠在牆上休息，這時候女生心如突然站起來起身往外走去，她眼神恍惚直直走向洞外，正被的雲堯看見追了過去拉住她。

「心如，心如，妳醒醒啊！妳要去哪裡。」

心如突然說著一些奇怪的話，雲堯聽不懂趕緊叫了大韋，兩個人猛力的搖了心如，這時候心如突然整個人癱軟下來歇斯底里的哭泣。

「大韋這下怎麼辦，我看心如是太累了身體負荷不了，我看我們要趕緊下山。」

「等會兒，我的水壺裡還有水。」

大韋扶著心如走回洞內，雲堯小心翼翼的把水壺靠在心如的嘴邊，然後輕輕把心如放下他也靠在牆壁上累的閉上眼睛，洞外霧氣也從用帳篷遮蓋的洞口細縫進入山洞，汽化燈的光逐漸黯淡下來洞穴變得昏暗。

山洞裡的每個人都越睡越沉，躺在地上的心如突然看見一個穿著泰雅服飾的女孩正看著他，心如好奇看著這個女孩臉上特別的圖騰，他記得好像在哪裡看過這樣的紋面。

女孩轉身走出洞口，心如立刻起身追了出去，她的身影很快消失在迷霧裡，這時候山洞裡沒有人知道心如跑了出去，他們睡得非常的深沉。

「等等我我們迷路了，你們是來找我們的對不對，請帶我們離開好嗎。」

女孩沒有回答心如繼續走著走入森林裡，心如著急的用標準國語重覆說了一次，女孩還是沒有回應，心如突然想起路上曾經碰到的泰雅族人，可能女孩對太標準的國語聽不懂。於是心如特地把尾音提高，滑稽的學電影裡的山地話說。

「我們迷路的啦，請帶我們離開這裡的啦。」

心如怪腔怪調的說著的啦的啦，女孩真的停下腳步回頭看著她，心如想不會這麼神奇吧。

女孩看起來非常的年輕，她說的話聲音細細迴盪在空氣中心如沒有一句聽得懂，長髮的女孩子手裡拿出來一張照片遞到心如面前，心如看了看是一張男孩子的照片，女孩嘴裡不斷重覆說著馬賴，似乎意會到女孩想要表達說有沒有看到照片上這個人。

心如搖搖頭說沒有見過照片上的人，女孩掩著面哭了起來，心如不捨的安慰她，女孩轉身又往森林走去，心如緊緊跟著她的後面，兩個人一前一後在樹林裡追逐。

在一處斷崖邊心如突然停下了腳步，他不敢相信眼前所看到的景像，山腳下一處平台密佈著茅草屋的聚落，右邊一條溪流流經這個部落，心如想這裡到底是什麼地方，這會不會是一場夢，是到了九族文化村遊樂場嗎，她記得應該還有雲逍飛車或是旋轉木馬的設備，通通沒有在她的眼前出現。

心如走進這個宛如非洲原始部落地方，部落裡面都沒有人猶如一座空城，她曾經在電視及圖片中看過這種情景，不過眼前的事務卻變得真實自然。

突然一個小黑人走出來看見了心如，馬上躲在穀倉的柱子後面看著她，小黑人就事剛剛在山洞外面被大韋跟雲堯抓到的小孩。

「馬利古！」

突然一個聲音叫住他，剛才的女孩從一間屋子裡走了出來，手裡拿了像蕃薯的東西，小孩從她手上搶了一顆蹲在地上狼吞虎嚥起來，看起來小孩好像餓了很久。

女孩把另一個拿給心如用手比了吃東西的動作，心如明白她的意思放進嘴巴咬了一口，她發現像蕃薯的東西吃起來竟然甘甜無比，咬在嘴巴裡有一點像水梨的味道，她一口氣把她吃個精光。

女孩子牽著心如的手走進一間看似聚會的會所，突然小孩叫喚著女孩。

「伊娜！」

然後接著說了一堆心如聽不懂的話，小孩似乎在警告女孩不該讓心如進去裡面，女孩拉著心如的手有進屋內，心如好奇的繞著這個十分寬敞的屋子，四周被燻黑一片。

女孩從一根竹筒裡面拿出了一個泛黃的紙張遞給心如，心如一看嚇了一跳是一張法院的傳票，裡面內容大致是某位男子企圖分裂國土煽動民眾顛覆政府的罪行，心如看了一下時間竟然是這幾天剛發生的事，她這下有一點不知所措，眼前的景物跟女孩手上的傳票完全沒有辦法連接在一起。

女孩又從身上拿出照片表情似乎想知道說有沒有看見這個人，心如想這個人絕對對女孩十分重要。

在山洞裡，另一個女生玉婷醒來不見身旁的心如，趕忙叫醒隊長大韋及其他的人，這時候大家慌張的四處尋找，有人說心如會不會被野獸攻擊或是其他原因

，每個人臉上表現了恐懼的神情。

大韋叫大家冷靜不可以慌，大韋跟雲堯決定沿著山洞方圓五十公尺的地方尋找，玉婷跟受傷的老K留守在洞裡等候，他們想也許心如只是上個廁所馬上就回來了。

大韋跟雲堯兩個人大聲在樹林裡叫著心如的名字，不管在低矮的樹叢後面或是山溝裡他們都仔細尋找著，絲毫不放過任何一個可能藏身的地方。

玉婷看著洞外絕望的抱著睡袋，害怕的啜泣起來，心如跟玉婷是從大一到大三的同班同學兼死黨的好朋友，當初進入登山社也是她拉著心如一起進來，她回憶著平常生活的點點滴滴，覺得如果心如有什麼三長兩短是她害了心如，想到這裡玉婷馬上放聲哭了起來。

整個早上大韋跟雲堯因為找不到心如失望的回到山洞，他們已經有了最壞的心裡準備，沒有人認為心如可以一個人單獨脫困下山，況且她的所有裝備還在山洞裡，此時山洞裡的氣氛立刻陷入了哀商與絕望當中。

另一方面搜救的山青們跟著巫瑪斯走入當初遇見登山隊的廢棄古道，以十個人為一組分為三組，一組從宜蘭縣境出發沿著蘭陽溪繞經留茂安部落出發，一路由桃園縣西堡溪前進、一組由巫瑪斯帶領由新竹縣境的北得拉曼山往司塔庫山前進，三組最後會會合在泰崗溪。

巫瑪斯帶著年輕的族人沿著以前古道前進，年輕人拿著刀在前面開路，警員的無線電一直傳來喳喳的聲音，為了保持各小組的通話聯絡，警員不斷回報方位與路線。

一路上巫瑪斯要求警員把吵雜的無線電關起來，因為他的記憶要集中靠著敏銳的感覺來判斷方向，他的手上沒有任何的地圖卻十分熟悉山林的方位，一路由低海拔的灌木次生林往上走到高山原始箭竹林，有時又穿梭在到處是充滿利刃般的五節芒裡，一天裡他們翻越了二座山，救援的山青們仍不見登山學生的蹤影。

颱風漸漸進入台灣高山的天候變得極不穩定，直昇機無法起飛由空中進行救援行動，完全靠山青做地毯式的搜索，三路人馬五十餘人分別展開來沿著森林河河谷進行搜索行動。

第一天的搜救行動分別沿南湖大山、大雪山等學生可能的登山路徑搜尋，卻都沒有發現登山學生的蛛絲馬跡，第二天天上雖然開始下雨著搜救仍然繼續進行著，山區還不時籠罩惡劣的雲霧之間。

望著山區不穩定的氣候，在山下等待消息的學生家長們更是焦急萬分，不斷地要求直昇機的飛行員飛上天空援助他們的小孩。

待命的飛行員無奈的表示，飛機在這樣的氣候根本找不到學生，霧氣也造成搜救上的困難跟危險。

巫瑪斯和警察巴杜這一組正翻過馬米山，他們在一處平坦的地點停下來休息，巫瑪斯突然把身上帶來的紅標米酒打開，嘴巴唸唸有詞然後灑在地上一點，身龐的警員很好奇問巫瑪斯為什麼這樣做，巫瑪斯拿出了一根煙點了起來吸了一口然後放在地上。

「巴杜，你看看這個地方像什麼。」

警員巴杜看了看周圍看不出一個所以然，巫瑪斯用腳把地上的樹葉清了一下，一根水泥的柱子出現在地上。

「這是一個日據時代日本警察的八五山駐在所舊址。」

經巫瑪斯這麼一說，跋杜看著長滿樹木野草的地方，有石頭堆疊的痕跡依稀可見到當時日本警察廳舍的遺址。

其他人穿著雨衣抽著煙休息，巴杜打開無線電向指揮所回報位置在馬米山北麓，目前沒有發現失蹤的大學生。

巴杜望著日據時代駐在所舊址，在起霧的森林中更顯得淒涼，他可以想像百年前這個地方人聲鼎沸的情景，警員巴杜坐在舊址的水泥樁上也發思古之憂情憑弔過去發生在這裡的所有事件。

巫瑪斯點起一根煙抽著，看著平坦長滿了短樹雜草的地方，喃喃地說起他的父親曾經告訴過他多年前這裡發生了泰雅族可歌可泣悲壯的故事，部落的族人都把這裡視為不祥之地，因為這裡死太多人了日本人、泰雅族人。

巫瑪斯想起父親在他小時候曾經帶他來過，在這裡講述祖父在這裡跟日本人作戰犧牲的故事，在那座山的平台上還留下日本人轟炸部落的一處火砲陣地，他跟巴杜說他跟他的父親去弔唸過祖父的靈魂。

等巫瑪斯抽了最後一口煙，十點多他們越過溪谷往上游走，山勢也由平緩逐漸變得陡峭，巫瑪斯行走時喃喃地唸著泰雅古老的祈禱咒語，他們進入了泰雅族人視為不詳的區域司塔庫山，年輕的族人清著周圍的雜草開出一條路徑，他們發現地上堆疊了很多石頭，大大小小的石堆佈滿整個區域，他們安靜的嘴裡唸唸有詞繼續往前面走去，越過石堆之後巫瑪斯低聲的跟警員巴杜說。

「知道石堆裡面是什麼東西嗎」

巴杜搖搖頭表示不知道，巫瑪斯拍拍他的肩膀說。

「是我們的祖先，以後經過的時候要恭敬的知會他們，不然他們會很調皮捉弄我們。」

巴杜聽的一愣一愣。

突然前面有人大喊找到人了，巫瑪斯衝上前去發現一個女孩子趴在一處堆砌整齊的石頭上倒臥在上面，巫瑪斯摸了她的臉頰探了他的鼻息。

「還活著！」

巴杜趕快用無線電通報指揮中心找到一名女孩並請求直昇機支援，這時候山下指揮所裡的每個焦急的家屬興奮的跳了起來，巫瑪斯看著精神恍惚的女孩輕輕搖著她，女孩子似乎有嚴重脫水十分虛弱的現象，巫瑪斯輕聲的問她說還記得他嗎，幾天前他們在山上相遇過。

女孩子點點頭看起來非常疲累，巫瑪斯讓她喝了一些流質的補充液之後，讓她休息了一下，無線電一端傳來因為天候關係直昇機無法起飛，巫瑪斯立刻找來健壯的山地青年達賴和樓信輪流背負下山，他們繼續往附近找尋其他失蹤的學生。

山區仍是濃霧飛機仍無法起飛，兩名山青靠著粗壯的雙腿用急行軍的方式下山，過五個多小時趕路傍晚前山青隊員把虛弱的女孩背進高山國小急救站時，全場響起一片掌聲，汗流浹背的兩個累的臉色蒼白，女孩的父母跪在地上雙手合十的流淚感謝他們。

兩個人靦腆的拉著他們說不用客氣，隨著救護車的警笛遠去國小的騷動慢慢平復下來。

巫瑪斯的山青隊員們以發現女孩的石堆為中心，向四周展開地毯式搜索，在連續搜索了好幾個小時均無所獲，天色已接近傍晚，這個時候巴杜的無線電傳來了令人振奮的消息，另一組從宜蘭入山的山青在寶里若溪上游河溝發現丟棄的帳篷。

巫瑪斯帶著全部人往寶里若溪上游追尋，另一組人從河岸的兩邊進行搜索，不久無線電再度傳來好消息，一組山青隊員山青隊員發現領隊大韋，大韋看到搜救人員的時候忍不住痛哭了起來，彷彿宣洩這幾天來絕望的心情，他擁抱了搜救隊員並帶領他們找到另外洞穴中虛弱的其他同伴。

找到了另外的學生後，搜救隊員先以乾糧讓同學們補充體力，其中腿部受商行動不便的同學他們臨時做了一個擔架，等全部的人員會合之後搜救隊員摸黑護送學生下山，結束了這幾天驚險的搜救行動。

半夜他們回到高山國小，所有家屬們高興的擁抱痛哭，巫瑪斯也疲憊的回到家裡，他的太太好奇用泰雅語問情況怎麼樣，巫瑪斯語重心長的說每個都平安的找到了。

巫瑪斯的太太說感謝主，現代的人就是輕忽山的可怕。

「巫瑪斯他們都是在那裡找到的？」

巫瑪斯說「我們那一組先找到一個女學生，你知道那是什麼地方嗎。」

他的太太搖搖頭說，看你神秘兮兮的樣子好像隱藏什麼天大的秘密一樣，巫瑪斯接著說那個女孩子是在族人傳說很邪門的山上發現的司塔庫山，不曉得為什麼她會一個人出現在那個陰森恐怖連族人都不敢去的地方。

巫瑪斯的太太不以為然的表示，都什麼時代了還在相信這個，要悔改相信上帝。

「太太我覺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是其他的人卻是在相隔一座山被發現，這很難解釋以當時女孩子的體力跟耐力穿越過那麼險峻的司塔庫山，更何況她是一個人獨自脫隊。」

「她也許有上帝的保佑吧。」

巫瑪斯聳聳肩說也許吧，這是他看過最幸運的一次了，也希望以後不要再發生類似的情況。

心如被送到署立的醫院觀察，經過醫生的檢查只是脫水身體沒有大礙，其他同學也在稍後全部被送到醫院檢查，他們知道心如也在醫院時每個人的心情都無法平復，她的好朋友玉婷握著她的手激動的淚水奪眶而出，她說當時她嚇壞了以為心如的失蹤是遭遇不測，一定是他們的祈求獲得了回應。

當大家知道心如第一時間被救出山區時頗不諒解，他們認為心如一定是脫隊想先逃離山區，心如極力辯駁說不是這樣，她解釋是她跟著一個年輕的泰雅族女孩離開山洞，還帶她到她的部落遊玩，她還提到了一個小男孩馬利古，這時候大韋跟雲堯相互看了一下，雲堯小聲的跟大韋說是他們抓到了那個黑黑髒髒的小黑人嗎，大韋搖搖頭不敢確定，玉婷卻不以爲然的表示，是心如自己編造的故事，不過大家對於能平安歸來，還是由衷感謝援救他們的原住民朋友。

深夜，心如吊完點滴由她的父母準備離開醫院回家，她的身體還是有一些虛弱，她的母親攙扶著她慢慢的走到電梯前面，在等待電梯的時候，他身旁一個坐著輪椅的男子也在等待，心如看了一下他看起來十分虛弱手腳受了很嚴重的傷用支架固定，心如覺得有種熟悉的感覺。

這時候電梯門緩緩打開，他們全部進了電梯，男子抬起頭小聲的說一樓謝謝，心如看著他消瘦的臉頰看起來十分的滄桑，想必一定是經過了很大的痛苦，心如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她摸摸口袋拿出了一些東西，打開看的時候嚇了一大跳，心如整個人像是電流貫通全身，她低頭小小聲說出馬賴兩個字。

坐在輪椅上的男子好像聽見了抬頭看了她一下，兩個人四目相望時男子點點頭對她微笑。

「你是馬賴嗎？」

男子點點頭說，我認識妳嗎。

心如把她手裡緊握的東西遞給他，他接過打開之後表情大吃一驚。

「請問這是誰交給妳的？」

「伊娜！」

心如看著男子露出不可思議的表情。

「馬賴我見過了伊娜她還在部落等妳」

男子這時候低頭啜泣起來。

電梯門慢慢打開了，男子點頭跟心如說了聲謝謝之後轉動著輪子離去，他的身影消失在一處轉角，電梯門再度關上，心如的父母問那個男子是誰，爲什麼說了幾句他就很傷心，她說是在山上的時候認識的一個朋友。

第二天晚上心如又到了醫院，他緩緩打開病房的門，一個男子坐著輪椅望著窗外，心如輕聲的靠近病床旁站在男子的旁邊跟他問好。

「你好我叫心如，還記得我嗎」

男子親切微笑的看著心如，他請心如坐下問她要不要吃水果，心如搖搖頭說謝謝，男子開口說，我就是那張傳票跟照片的主人，妳是怎麼得到它的，心如把遇到伊娜的情形說了一遍，他探了口氣說那個紋面的女孩是我的妻子。

馬賴說妳一定不相信有這樣的事發生。

心如靜靜的聽著馬賴說起他在伊塔兒的故事。

「心如你知道我在伊塔兒幾天嗎，整整有半年的時間跟日本人作戰？」

可是人家告訴我直昇機失事的時候我被送進醫院整整昏迷了一個月，當我醒來我以為這些都是夢境一個非常真實的夢境，我不斷的懷疑自己是不是精神錯亂，直到妳得出現我不得不相信這有可能是真的事。

心如也說了同樣的際遇她在部落的聚會所睡了三天，可是他的同伴確告訴她失蹤了一天。

這時候兩個人彼此用心靈把去過伊塔兒部落的畫面重新拼湊起來，心如把伊娜帶她去小瀑布遊玩的事跟馬賴分享。

馬賴認真的聽著，原本安靜的病房不時傳來了一陣陣的笑聲。

「馬賴大哥你是怎麼跟伊娜分開的。」

馬賴的神情突然沉了下來，他低下頭不發一語若有所思。

他的思緒拉回當時，他說當時伊娜緊緊抓著他的手不放不讓他離開，他握著她的手說不要擔心，過一些時候會去山洞那裡會在那裡等伊娜，說完便匆匆往伊塔兒方向奔去。

時間快接近正午，猛烈的砲聲停止後，遠遠望去伊塔兒部落已經整個陷入了一片火海裡，他奮不顧身往部落奔去還是晚了一步。

當他走進部落看到了族人殘破的屍首，在聚會所的一處灰燼旁，發現了酋長烏霸赫的屍體，他跪在地上伏在佈滿炮彈碎片的屍首上放聲痛哭。

這時候他看著一群味方番從四面八方向他走來，他們有人手裡拿著長刀割去地上屍首的頭顱，有人用兇惡的眼情朝他步步逼近，其中一個人高舉起刀走向他的身後他回頭看到一陣亮光重重落下。

他再睜開眼睛就躺在醫院裡面。

「馬賴大哥你相信真得有這樣的事嗎。」

馬賴看著窗外霓虹燈閃爍的街道。

「你相信嗎」

心如點點頭。

「也許這是上天巧妙的安排吧，讓我們做了一趟時光之旅。」

夜深，心如關上了病房的門，離開醫院後她漫步在繁華的都市街角，她的腦海不斷重複出現山裡面那個臉上紋著圖騰的少女。

第十章 小黑人馬利古

午休鐘聲響起，原本吵鬧的操場一下子安靜了下來，瓦歷斯趴在桌上側著頭看著窗外晴朗的天空打了一個大大的哈欠，一旁的哈用也跟著打了一個大哈欠。

「瓦歷斯如果不用上課該有多好。」

「這麼好的天氣我們應該去溪邊游泳、到司塔庫山的獵場去探險。」

一談起部落獵人常常談到的獵場，兩個人的眼睛都亮了起來，彷彿獵場裡面藏著無數的神奇寶貝，最後在老師敲桌子制止下兩個人閉上嘴巴不再講話，兩個人還是眉來眼去互相傳達訊息。

瓦歷斯趁老師趴下去午睡偷偷靠近哈用的耳朵，他輕聲的跟哈用說著一些話，哈用也點點頭回應，兩個人勾小拇指做了一個約定，然後不約而同笑了起來。

第二天一大早天還沒亮，瓦歷斯在部落外的小溪旁等待哈用，哈用背著背簍匆匆跑來跟瓦歷斯會合，兩個人穿過清澈的小溪進入樹林裡面，悄悄的離開了部落往司塔庫山出發。

一路上兩個人興奮的談論著抓到獵物之後，如何賣出好的價錢，有了錢之後他們可以到鎮上買自己喜歡的東西，還相約一起去都市的遊樂場好好玩上一整天，兩個人於是一鼓作氣的爬過好幾處驚險的陡坡。

快接近中午的時候，原本清晰的路徑突然被佈滿刺籐的矮灌木叢擋住了，他們非常納悶怎麼有一條開了一半的路，前面的矮樹叢像一道厚厚的牆，瓦歷斯拿出刀子試著在矮木叢裡開出一條可以行走的小徑，兩個人一前一後在樹叢裡面揮著汗彎著身體，密實的樹叢好像迷宮一樣。

正當瓦歷斯跟哈用疲累的找不到方向時，遠處隱約傳來的聲音吸引，兩個人的腳步不約而同被聲音牽引，他們來到一處碧綠的湖泊旁邊，湖水延伸到一隱密的河谷裡面。

「哈用你聽那是什麼聲音。」

哈用站了起來豎起耳朵仔細聽著河岸傳來的鳴叫聲，

「我聽到了，是山羌的叫聲從那邊傳來，我聽見他們有好幾群。」

瓦歷斯高興的跳起來。

「哈用我們終於找到了獵人口中的動物園，放陷阱一定可以捕捉到很多的獵物。」

兩個人開始整理帶來的東西，他們在岸邊找了一根大浮木當船準備渡河到對岸，瓦歷斯跟哈用用手划著笨重的木頭前進，當他們划到湖中央時，瓦歷斯發現湖的四周開始起了變化，湖水好像自動拉著他們乘坐的木頭逆流而上。

這時候兩個人正高興可以省去不少力氣的時候，原本晴朗的天氣漸漸的變差，天空上出現了烏雲，由四周向漩渦狀聚集在他們的頭頂上，一場暴風雨即將到來。

瓦歷斯跟哈用乘坐的木頭突然間被一道黑色的龍捲風高高捲起，兩個人嚇的尖叫緊緊抓住木頭，木頭被捲向一處平坦的岸邊，兩個人趕快跳下木頭往森林裡面奔去。

兩個人被眼前的恐怖的景像嚇得頭也不回跑進森林，躲進了一處三角岩洞裡面，外面暴雨雷聲持續隆隆作響，兩個人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奇怪的天氣，躲在黑暗的洞穴裡面害怕的抱在一起。

「瓦歷斯我們回家了好不好，我不想去探險了。」

「哈用不要怕等，雷雨過去後就沒事了。」

洞外的暴雨漸漸停歇，洞口也透出了一點亮光，哈用好像發現了什麼，他拉扯瓦歷斯的衣服說。

「瓦歷斯這個山洞好像有人住，你看那個石頭跟地上好像是睡覺的地方。」

瓦歷斯看著地上擺設的石頭說。

「那可能是以前大人來打獵的時候睡覺的地方。」

洞外的天色慢慢的暗了下來，瓦歷斯跟哈用把帶來得東西拿出來煮了一頓晚餐，吃飽飯後兩個人靠著洞裡面溫暖的火光，疲累的靠在一起昏昏睡去。

不知道睡了多久，瓦歷斯突然被一些聲音吵醒，這時候洞穴外刺眼的光線讓他看見一團模糊的小黑影，小黑影用手挖著鍋子裡昨晚他們剩下的食物，他朝向黑影大喊了一聲。

「是誰！」

黑影很快的拿起鍋子轉身往外跑了出去，哈用也被突如其來的叫聲驚醒，瓦歷斯很快追了出去，小黑影在灌木叢裡面逃竄，瓦歷斯一路緊追著終於在一處小山溝縱身一跳抓住了他。

哈用匆忙隨後趕來，他興奮的大喊是山羌嗎，瓦歷斯翻著地上壓著的黑影，竟然是一個全身赤裸頭髮都糾結在一起骯髒的小黑人，小黑人露出了圓滾滾驚恐的眼神全身不停的顫抖。

兩個人一人拉一隻手把小黑人帶回了山洞，小黑人不斷的用想逃出洞外都被瓦歷

斯跟哈用攔了下來。

「你是誰，從哪裡來爲什麼要偷吃我們的東西。」

小黑人只顧著全身發抖一句話也不說，縮在角落看著瓦歷斯跟哈用，瓦歷斯猜這個小孩一定在山上迷路好幾天餓壞了，他把鍋子放在小黑人的面前。

「我知道你餓了！吃吧！」

瓦歷斯向他比了一個吃的動作，小黑人很快的蹲在鍋子旁邊後用手去抓裡面的飯。

哈用靠近瓦歷斯的耳朵，小聲的跟瓦歷斯說。

「瓦歷斯你看這個小黑人會不會是牙蓋烏督（惡魔）。」

瓦歷斯在聽完哈用的話之後哈哈大笑。

「牙蓋烏督怎麼會餓的這麼慘，如果他是牙蓋烏督直接把我們吃掉就好了，不必用收偷挖鍋子裡面的東西吃了。」

哈用聽完瓦歷斯的話摸著頭也笑了，瓦歷斯跟哈用站起來帶著放置陷阱的鋼索走出洞外準備去放陷阱，小黑人看見瓦歷斯跟哈用走出去便飛奔跟在他們的後面。

瓦歷斯沿著水邊行走小黑人也一路緊跟著他們。

「瓦歷斯你看那個小孩跟來了」

「沒關係」

兩個人在一處河岸的淺灘地上發現了許多腳印，只是地上密密麻麻的腳印多的分不清是山羌、長鬃山羊或是水鹿，瓦歷斯開始擔心他們帶來的細小鋼索撐不住像水鹿那麼大型的動物，最後白忙一場了，就在兩個人蹲在地上不知道該如何是好的時候，背後傳來了一個細小的聲音。

「是山羌的腳印！」

瓦歷斯跟哈用驚訝回頭看著那個小黑人，小黑人用泰雅語說話了，瓦歷斯也用泰雅語跟小孩交談起來。

「原來你會說泰雅語剛才爲什麼不說。」

小黑人看著瓦歷斯，眼神還是有些懼怕。

「我以爲你們是牙蓋烏督。」

「牙蓋烏督！」

瓦歷斯跟哈用異口同聲的脫口而出之後相視笑了起來，原來彼此都認爲對方是牙蓋烏督（惡魔）。

「你叫什麼名字？」

「馬利古。」

「馬利古你是從那一個部落來的，爲什麼會在森林迷路。」

馬利古手指向身後的一座山。

「伊塔兒。」

哈用跟瓦歷斯表情疑惑的相互看著對方，長這麼大也從來沒有聽過鄉裡面有伊塔兒這個部落，兩個人摸著頭猜想會不會是別縣市後山的小部落，正當兩個人爲伊塔兒到底在哪個縣市爭辯的不可開交時，馬利古好奇的看著哈用身後背簍裡的鋼索。

「那是什麼東西啊」

馬利古指著背簍裡的鋼索問，哈用拿了一個示範鋼索的用法，哈用於是把手套進鋼索的小圈圈裡面，用力的向上一拉表演山羌被鋼索吊起掙扎的叫聲，逗的馬利古哈哈大笑學起哈用捕捉山羌的動作。

「你們爲什麼來這裡啊。」

「我們要放陷阱抓很多的山羌去賣錢。」

「陷阱！錢！」

馬利古似乎聽不懂什麼是錢，瓦歷斯拿了一個十元的硬幣給他看，馬利古在手上把玩起十元硬幣，瓦歷斯看著馬利古非常喜歡硬幣就送給他。

這時候馬利古抬起頭望著山的方向。

「山羌快來了。」

「你怎麼知道。」

「我聽到他們成群下山覓食的聲音了。」

馬利古趕緊帶著瓦歷斯跟哈用找了一處隱密的地點放置陷阱，哈用教馬利古選了一根手臂粗又有彈性的樹幹削去樹枝，用力拉住樹幹把它彎屈向下靠近到地上，圈套放置在山羌行走的路徑上，最後再把地上的痕跡給復原，當山羌踩在地上的機關時，樹幹的彈力就會把鋼索緊緊的套住山羌的腳。

哈用設好了一處陷阱之後，馬利古興奮的在一旁大叫大跳，他自己拿了一具鋼索跑到樹叢裡面照著哈用的方法做了一處陷阱，瓦歷斯跟哈用驚訝的發現馬利古是一個聰明的小孩，教一遍他就會做而且比他們做的更好。

馬利古帶著他們又到了另一處地方，地上也是滿滿的腳印，哈用跟瓦歷斯說這次他們兩個人一定可以賺很多錢。

傍晚他們回到洞中，馬利古不斷的在把玩鋼索，瓦歷斯跟哈用發現馬利古根本聽不懂國語，馬利古泰雅語的很多腔調很奇怪跟他們平常在部落說的完全不一樣，有時只能用簡單的單字配合肢體的動作他溝通，他們之間好像生活在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哈用小聲用國語向瓦歷斯說。

「馬利古會不會是生活在山上的野蠻人，如果把馬利古帶去學校給老師看，老師可能就不會再罵我們是野蠻人了，應該讓她看看什麼是真正的野蠻人。」

說完兩個人不約而同看著馬利古忍不住笑了起來，馬利古看他們笑也跟著笑了。

瓦歷斯跟哈用晚上煮了一鍋熱騰騰的米飯配著罐頭，馬利古在一旁迫不及待想吃裡面的飯，哈用剛把鍋子從火堆裡面取下來時他就伸手去挖鍋子裡面的飯，結果被燙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瓦歷斯只好餵著馬利古吃，馬利古樣子看起來雖然是孩子，可是他的飯量大的讓他們驚訝，於是重新又煮了一鍋飯。

第二天，陽光射進了洞口，瓦歷斯揉揉眼睛看見睡在角落的馬利古不見了，他也發覺他們帶來的所有東西也跟著不見，瓦歷斯趕快搖醒哈用，哈用看了看四周驚訝的說。

「糟了我們的陷阱。」

瓦歷斯跟哈用打著赤腳趕快到昨天的地方，發現地上只剩下凌亂的痕跡卻不見鋼索影子，他們趕緊到其他地方也是一樣的情況，哈用忿怒的對著瓦歷斯抱怨。

「馬利古這個小偷把我的刀跟鋼索還給我，瓦歷斯怎麼辦，我爸爸一定會把我吊在樹上狠狠的修理一頓。」

「真是丟臉連雨鞋也被偷，如果給別人知道一定會笑掉人家的大牙的」

哈用一路上哭喪著臉說回去吧，什麼東西都沒有了還留在這裡做什麼，兩個人一路來到湖邊撲通的跳進水裡往對岸游去，兩個人奮力往對岸游去的時候，瓦歷斯突然看見一個人影站在湖邊，馬利古正站在湖邊的石頭上，瓦歷斯趕快叫著前面的哈用。

「哈用、哈用快看是馬利古在那邊，我們去拿回我們的東西。」

當哈用回頭往岸邊看去卻什麼也沒看到，他不理會瓦歷斯繼續往前游去，瓦歷斯朝岸邊看了許久感覺馬利古在跟他們道別，出了峽谷他們很快找到了原來的路飛奔回家，背後原本清晰的水聲也消失不見了。

第二天，瓦歷斯在上學的路上遇見哈用，瓦歷斯一直叫著哈用，他卻只顧揉著屁股不理會，瓦歷斯上前拉住哈用的褲子，看見屁股一條條的紅色血印打的他的屁股全花了，哈用回頭哭了起來，瓦歷斯不斷的安慰哈用。

「哈用對不起都是我害了你。」

突然間瓦歷斯好像想起了什麼事。

「有一件事我覺得很奇怪，哈用你知道我們去山上幾天嗎？」

哈用說在山洞睡了兩天，當然是三天！

瓦歷斯跟哈用說其實我們只去了一天，哈用說不可能馬利古還帶我們還去放陷阱，隔天還把我們東西都偷走。

可是他們說我們只翹了一天課，我問很多人也是說一天。

這時候兩個人突然打了一陣冷顫不約而同的說。

「除非我們遇到的馬利古是---鬼」

哈用哇的一聲顧不得屁股的傷衝向學校，好幾天瓦歷斯跟哈用晚上都躲在家裡不敢出門。

許多年之後兩個人也漸漸淡忘這件事，哈用跟瓦歷斯也都長大了，哈用繼續留在北得拉曼山上跟父親種水蜜桃，瓦歷斯考上了北部的師院當了大學生。

有一天，瓦歷斯正好放暑假回山上，哈用開著車從果園採收水蜜桃準備送下山賣錢，他遇見正要走路回家的瓦歷斯便下車跟他打招呼。

「老師什麼時候回來？」

他拿了一顆水蜜桃給瓦歷斯，瓦歷斯咬了一大口水蜜桃的汁液從嘴角流了下來。

「你種的桃子好甜！」

「那是一定要的啊！」

兩個人相視後哈哈大笑。

「瓦歷斯，部落的獵季到了要不要跟我一起上山打獵。」

聽到打獵瓦歷斯好像想起了某件事，立刻從背包拿出了一本書翻了翻，然後把書本裡遞給哈用看，書本上有一張黑白的照片。

「哈用你還記得小時候有一次我們上山碰到一個小黑人馬利古嗎。」

哈用看了照片搖搖頭表示沒有印象，瓦歷斯指著書本上的照片叫哈用再仔細回想一下小時候一起去探險的故事，哈用抓抓頭好像想起那件事來。

「瓦歷斯你是說那條會有龍捲風打雷閃電的河嗎，真是奇怪我跟父親經常上山打獵，也沒有去過那個地方。」

瓦歷斯神秘的跟哈用說。

「哈用你當然找不到那條河流，因為這張照片是九十多年前拍的。」

看著瓦歷斯認真解說的樣子，哈用突然笑了出來。

「瓦歷斯你的故事精彩極了，你應該說給部落的孩子們聽他們一定很想聽。」

瓦歷斯看哈用不相信他的話，馬上翻著書說。

「哈用你還記得馬利古說他從伊塔兒部落來的，你知道伊塔兒是哪裡嗎，我問過部落很多老人家，伊塔兒就是以前我們舊部落的名稱。」

哈用搖搖頭還是不相信瓦歷斯的話，如果他們兩個人小時候去的地方是九

十年前，這麼說他們兩個已經一百多歲了，他說瓦歷斯的故事是太荒謬了。

瓦歷斯也說第一次在圖書館看到這張照片的時候，覺得那個小黑人似曾相識，後來讀了裡面的內容才知道，九十年前敵人攻打燒毀了伊塔兒部落，當時很多部落的族人戰死，許多小孩子就在森林裡流浪。

哈用你仔細看這張照片，掛在這個小孩身上的刀子跟掛在上面的鋼索，雖然有一點模糊可是你的刀你一定認得出來，哈用看了看還是一臉不信。

瓦歷斯說我想那個時代應該沒有超人圖案的雨鞋吧。

哈用仔細把照片拿靠近看不由的張大了嘴巴，他認真的看著裡面的照片。

「瓦歷斯這怎麼可能，真的是我爸爸的刀跟鋼索，那個小黑人真的是幽靈嗎。」

照片是一名當時日軍的隨軍記者拍的，我想當時的時代背景跟我們那個時候看到的馬利古應該是相符合的，我們去過這件事有可能是真的，不過還是要證實一下。

「哈用，我問過長輩他們說我們部落也有一個人叫馬利古不知道會不會是他。」

哈用說我怎麼不知道有叫馬利古的人。

瓦歷斯拍拍哈用的肩膀說，我聽說他在上部落我們去拜訪他。

他們來到上部落一個七十幾歲老人尤浩的家，身體硬朗的尤浩在菜園整理田圃上的菜，兩個人見到老人便向他問好。

尤浩看見他們來微笑迎接他們，稱讚他們年輕又英俊，這時候瓦歷斯跟哈用相視笑了起來。

瓦歷斯從背包拿出書本遞在尤浩的面前，他謙虛的跟尤浩請教。

「尤浩爺爺我想跟您請教一些事好嗎，您認得照片上這個人嗎，他很像我跟哈用小時候認識的一個朋友。」

哈用在一旁半開玩笑的說是很好的朋友。

尤浩爺爺雖然年紀大可是眼睛很銳利，他仔細的看著書本上的照片點點頭笑著，他的眼神慈祥看著他們兩個。

「你們等一下」

尤浩要瓦歷斯跟哈用說完便轉身往屋裡走去，等了一會兒尤浩從屋裡走了出來手裡拿了一些東西。

「瓦歷斯、哈用我的爸爸馬利古跟我說，如果有一天有哈用跟瓦歷斯的人來找他的時候，一定要把他們的東西還給他們。」

哈用跟瓦歷斯驚訝的看著尤浩手上斑駁的刀，尤浩爺爺還拿出一個十元的硬幣放在瓦歷斯的手上，然後激動的握著他們兩個人的手說。

「我的爸爸交代我一定要跟你們說謝謝，你們教他放的陷阱抓到很多的獵物拯救了當時他的家族免於餓死的命運。」

瓦歷斯看見尤浩爺爺泛著淚光，也感受到馬利古對他們真摯的感謝。

道別了上部落的尤浩爺爺之後，兩個人一路上都沒有說話，他們心裡都清楚不管身在哪個時代泰雅族人都是認真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人，應該更愛這塊土地才對，兩個人相視的笑了。